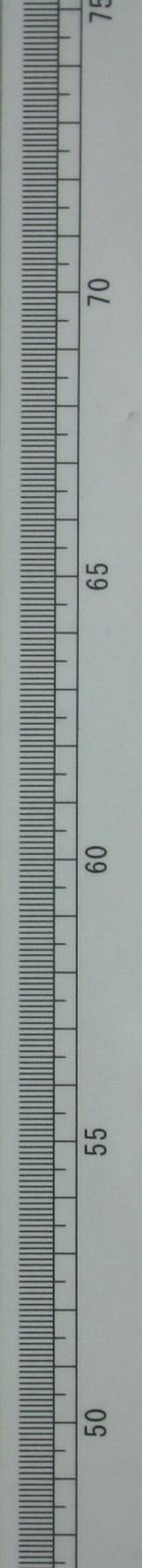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7
3



29-3



文庫 17
W137
3

杜詩闡卷之八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華州詩 乾元二年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天
久無雷無乃號令垂雨降不濡物良田起塵埃飛鳥苦熱
死池魚涸其涯以上夏日萬民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
北盡作虎與豺浩蕩尚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

杜詩闡卷之八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東坡書畫氏寄

010185186860

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以上夏日
歎之情

夏至後日。經中街。行黃道。赤光徹地。蒸鬱難開。亟望雨耳。顧雷為雨。微奈雷聲久絕。夫雷動則雨驟。而能澤物無雷。則雖有小雨。於物不濡。良田亦坐槁耳。豈特良田鳥死。熱魚苦涸矣。夫大時之應。人事所感。今萬人流冗。觸目蒿萊。安史縱橫。鄴師新潰。所由食不下咽。憂從中來。緬想貞觀年間。朝有賢相。政事修明。時和年豐。國無天札。今眇然難再。求與房杜王魏數子偕者。杳無其人。此可歎也。○此為肅宗大權下移。李輔國又歎朝廷無賢相也。乾元二年夏四月。以久旱祈雨。時輔國專掌禁兵。事無大小。輔國為制。勅公曰。上天久無雷。無乃號令乖。朝廷所相者。李峴李峴。呂諲第五琦等。李峴具陳輔國專權亂政狀。輔國忌之。以他事出。至李諲執子弟禮於輔國。呼為五父。呂諲第五琦。率皆碌碌庸臣。相之賢者。不終任。其庸碌者。但知阿比。公曰。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天

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

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以上念彼荷戈

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

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鶴鶴號

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以上夏
夜歎意

夏日難暮。况當炎蒸。亟望涼風耳。俄而華月出。疎光來。雖無長風。喜有涼月。但見虛明之際。已徹纖毫。蟲羽之微。飛揚各得。我何歎之有。可歎者。此荷戈士也。此荷戈士。窮年守邊。未由洗濯。不但永日執熱。至夜猶擊刁斗。雖被青紫。何如林下哉。於時悲笳互發。鶴鶴哀號。求如羽蟲飛揚。何可復得。言念及此。轉加煩促。惟有激烈感懷。翹首太平而已。○夏夜歎。將帥在外。不得休息。難免中傷也。當時鄴師之潰。郭子儀退屯河上。魚朝恩因

敗短之於上。公曰。念彼荷戈士。窮年宇邊疆。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痛其功名未立。受詔中官。誠不如見幾而作耳。當時宰相受制輔國。將帥受制朝。思豈非炙手之時。執熱之勢。二歎畧同。

所思 公自注得台州 鄭司戶消息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二句點為農山澗曲臥病海雲

邊世已輕儒素人猶乞酒錢四句承徒勞望牛斗無計斷

龍泉 結出所 思意

我望鄭老。邀恩而歸。今身仍竄耶。憶自至德二載。就貶台州。至今。元二年始傳其信。傳其資生無計。山曲為農。傳其痛飲依然。酒錢不乏。其信如此。遙想台州分野。上屬牛斗。夫牛斗之墟。劍氣所燭。今龍泉劍氣。雖燭牛斗。亮無雷煥。發之獄中。亦何日而免於竄也。○鄭竄已久。日仍竄者。乾元元年六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問未畢者。皆釋之。賊降者。續處分。公冀鄭得邀恩典歸。竟不

日仍竄

獨立

空外一鷲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

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六句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結還

鷲為猛鳥。今在空外。不及防矣。鷗為閒鳥。今在河間。自為無患也。豈知以彼空外。及此河間。飄飄而來。搏擊甚便。鷲猛如此。鷗之往來。容易者。鷗之愚也。况草露迷濛。蛛絲密布。哉。鷲鳥空外。使人不及防。草露蛛絲。使人不盾防。不及防者。搏擊固忽及。不盾防者。羅織亦暗施。何多端也。我人處世。自任天機。人事一遺。多所不測。彼獨立者。何能當此萬端紛遘矣。○此似傷去年出華。讒言傾危之故。

遣興五首

公將棄官志在長往。遣興諸作。大指可見。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

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六句見士貴知已又如澗底松用舍在所尋

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四句見用舍由人

蟄龍雖臥老鶴有心其未遇則然賢俊猶是也昔之賢俊幸而遇耳當其未遇何異今人如嵇康孔明有遇有不遇者一不得其死一有知已也豈獨蟄龍老鶴澗底之松亦然其用其舍在人所求用之則棟梁不用則枯林見今豈無孔明知音安在耶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

濟時策終竟畏羅罟以上表龐公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

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四句申明上意

昔有龐公抱濟時罟不入州府於襄陽耆舊間獨高處士之節者誠恐禍患不免也龐公嘗語劉表曰鴻鵠巢於高林而得所棲龍龜窟於深澗久而得所居行止亦人巢穴各得其棲而已信哉林茂鳥有歸水深魚乃知聚與古來豈無賢達人得取之者以有欲也神龍為人所聚不免菹醢猛虎為人所縛不免寢處其皮其始人得而取其後人得而殺是故以文種不免越王得以富貴取之以淮陰不免漢高得以齊王取之龐公攜家高隱鹿門劉表招之不至非不欲取不可得而取也士亦務為焉得取者可矣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二句領至末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

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苦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陶潛高行渺致誠哉避俗由今思之一似未達道者夫惟不達道者恨枯槁昧達生以子之賢愚挂懷抱而不能自遣我不能為陶潛解矣○陶潛採菊漉巾詩酒自娛未嘗恨枯槁解綬棄官即賦歸去來達生未嘗不早作責子詩詠諧戲謙未嘗以子之賢愚挂懷抱非達道不至此山谷曰子美困於山川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諷宗文宗武失學故托之淵明以解嘲耳斯得之矣

賀公善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

四句生前

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

四句歿後

古人不作近有賀知章耳知章越人能操吳語當其在位清狂一官如寄嘗夢遊帝所上疏乞為道士遂賜鑑湖一曲即以其宅為千秋觀服黃冠以道士終至於今清狂爽氣渺不可得乃其山陰茅宇所謂千秋觀者尚在人間過其地挹其風江海之氣清涼日甚一似清狂爽氣蕭蕭未散云

我憐孟浩然

我憐二字直貫至末

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

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

孟浩高人憐之者惟我耳何憐爾蓋由孟公布衣終身賈志以沒也况其詩清新直凌鮑謝哉孟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鱸今清江之中空有舊魚舊竹竿者之人長夜矣孟集云灌園藝圃以全其高今春雨所餘但有甘蔗灌園藝圃之人長夜矣彼東南襄陽正孟公所居處今日望雲悲吒正悲其衣短褐即長夜耳昔之孟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湧神人身更長

四句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四句正意

平準書曰天用莫如龍矣其游戲大海宜惟所欲為乃或繫扶桑不能自騁一頓羲和之轡徒湧海水之波良由龍用雖神又有神人如羲和者以制之耳彼英雄亦當審所自處保全性命徒然自強亦何益哉所以然者上有真宰嘿嘿主之其意茫茫非人可測龍制於神人英雄制於真宰况非龍非英雄妄自尊大多見其不度德不量力自取滅亡而已○語意似諷懷恩輩

地用莫如馬無良誰復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

渥注種自與駑駘異六句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二句
責成

用馬者

平準書又曰地用莫如馬然馬不同彼無良者不須記也惟千里之足疾如追風斯可君意耳但渥注各種原異駑駘當相諸牝壯驪黃之外不令與蹄齧為伍則彼得逍遙自如其追風能事必然常可君意御馬者當知審擇矣○當時良將如郭子儀被譖失卷不能有為如千里馬受羈槽枥豈能展追風之力魚朝恩本無良者命為觀軍容使大將以下受其節制譬彼駑駘必至饋餼詩中既曰可君意又曰君看是在馭之者

入秦州詩乾元二年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四句
立秋

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四句

題之意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日月數定即欲相饒而不可得昨猶夏今已秋人事推移亦如此五月鳴蜩秋已過時號猶未輟者若岌岌乎不安於樹動驚秋之感至於燕春至秋歸今日之燕豈能久客我平生之願不過獨往肯至遲暮反不自如今日罷官而去亦由人耳誰可羈縻我者使心為形役也我決計棄官矣○秋燕句公自言我出華州如燕偶巢今已辭去誰為我主人者故曰已如客

赤谷西崦人家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清目句溪回日氣暖逕轉山田領至末

熟鳥雀依茅茨籬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我至秦州地有赤谷躋攀登頓幾不自安所喜出郊眼界始曠耳但見溪回勢聚日氣常暄逕轉路幽山田恒熟而况鳥雀歸飛都依茅宇松菊徧地皆繞籬籬似此風景何異桃源我今投宿不猶武陵問津之人耶

昔遊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
 艮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
 山發軔在遠壑良覲違夙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
 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響虛駛歸徑行
 已昨豈辭青鞋朕悵望金七藥以上叙王屋之遊東蒙赴舊隱尚
 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四句叙東蒙之遊胡為客關
 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鬢髮變未
 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以上入秦思訪董鍊師

我昔年曾遊王屋山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誠神仙之姿借人宿返舉白日出空留耳雖巾几尚在弟子猶在乃入

門寂冥灑灑相看我山遊之興發軔於此既歸於廬霍免含悽庶幾凝神嘿期冥觀於時磬聲初罷伏閣旁皇恍見王喬跨鶴而下未幾向晨溪寂歸踪已迷回首王喬皓鶴果安在耶只因尋山之興夢想常馳所由累蘭不辭無奈紫金難得也因辭王屋遊東蒙再訪元逸人此時同志者有李白伏事者有董鍊師蹉跎至今依然蕭索今日遠客關塞道意久衰繫戀妻孥丹砂負約但鬢髮雖變筋力猶堪聞董鍊師者近隱衡陽廬霍間當此清秋杖藜而往乘興為衡霍遊豈以昔遊不遂道念竟衰耶

秦州雜詩二十首

前數章大意謂朝廷全師喪於安史至吐蕃失防將來秦州不盡沒吐蕃不止後數章欲卜築於仇池東柯

滿日悲生事因人作遠遊包二首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四句寫秦州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

留結自歎

志烽火。今日生事滿目堪悲不得已而因人遠客秦州耳。顧此隴坂九折人上坂者悲思故鄉我亦遲回怯度隴關適當戎翟青海流沙一望無極我因浩蕩悲生隴有魚龍水水落向夜其聲嗚咽隴有鳥鼠山山空當秋其氣蕭條况吐蕃近陷河源朝廷方事西征我此來正欲淹留值此烽火不禁心折非悲生事亦何緣為此遠遊也。○秦州古天水郡外逼吐蕃朝廷命使修好遣將西征必由於此故首章有西征烽火之悲因人者疑因東柯谷姪佐也。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四句寫隗

宮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二句景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

東二句感懷

借隗囂托諷。秦州城北此何寺耶相傳是後漢隗囂宅也。隗囂當日據天水背正朔如今安史今其宅廢為寺矣。苔蘚滿門為時已古丹青野殿聞爾無人但見露葉空明夜垂落月溪風爭逐日送歸雲耳彼長安在西

我心本西向長安今此渭水無情之極當我愁時東向而流亦獨何哉。○按水經注寺枕秦山接渭水渭水東合冀水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即隴水東逕瓦亭即隗囂使牛邯所守處岑參見渭水思秦川渭水東流去是也。或曰渭水東流長安公已西適秦而渭獨東流自歎不如渭水無情之物且能如此亦是。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二句秦州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

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四句降戎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二句諷辭

賦降戎。秦州都督領天水隴西同谷三郡其圖志可考我朝使者出使吐蕃驛道不一其近贊普牙帳者為勃令驛從此而出即是流沙真控制吐蕃之要地所憂者降戎雜處耳其隸秦州者聯毳帳以居或大拂廬小拂廬有千帳之多若秦州土著者居人止有萬家耳以千帳降戎雜處此萬家中何以堪此顧此降戎其馬則驕朱汗其舞則斜白題宜其誇也彼自臨洮來者年少無知不以為憂亦自誇其技擊良可怪耳夫秦州惟居

人鮮少故守禦者取給於臨洮年少西來自誇幾為降戎竊笑矣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承鼓角句

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承欲夜句萬方聲一槩我道欲何之

結挽前章淹留意

咏鼓角。戍鼓角聲本邊塞防秋之具鼓角起邊郡則川原已入夜矣其聲何如如雷出然雖曰緣邊郡實不知起何地也覺隱地發耳秋聽故也下焉隱地發上焉入雲悲鼓角在下何以入雲風散故耳其聲為風所散雖曰緣邊郡而已入雲際悲聲何遠也此時抱葉寒蟬聞鼓角而不敢鳴其聲則靜此時歸山獨鳥聞鼓角而不敢止其棲則遲川原故自此欲夜耳夫寒蟬驚鼓角且聲為靜獨鳥怪鼓角且棲為遲况我客子今日萬方被兵萬方鼓角亦安能去秦州而他有所之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隱諷回紇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隱諷回紇

聞說真龍種猶殘老驪驪哀鳴思戰鬪迴立向蒼蒼

冀任郭子儀沙苑別名為南使至德二載葉護留兵沙苑自歸取馬乾元元年回紇遣驍騎三千助討慶緒信乎此地宜牧天馬其萬匹之強由來舊矣乃相州之役尤節度師潰於滏水回紇亦止存十五騎自相州奔還萬匹強安在哉浮雲之馬連陣沒矣秋草之生徧山長矣獨不有真龍種乎我聞其說又不有老驪驪乎尚有餘勇此老驪驪雖滏水之師一時暫蹶其侈力之志未嘗敢忘蓋仰首哀鳴常思戰鬪者誰則知之惟有兀然迴立思見亮於蒼天而已○真龍種是趙王係非廣平王倣乾元二年七月李光弼代郭子儀光弼畏魚朝恩願得親王為副於是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曰聞說者時初勅遣也老驪驪指子儀時子儀以朝恩譖召還京師蒼蒼喻君蓋子儀見譖於朝恩庶見亮於至尊殘字作餘字用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漢節歸領防河赴滄海奉詔發

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疎鳥獸稀四句正為漢節不歸故那堪往來戍

恨解鄴城圍

結慨
往事

傷戍卒。城上胡笳薄暮奏矣。山邊漢節亦宜歸矣。惟漢節不歸。故防河之卒已赴滄海而遙奉詔之臣又自金微而發往來何紛紛也。此時士苦形骸俱黑。征人罷疲可知。林疎鳥獸亦稀。戍士失所。依可知。此往彼來。更番調遣。所以至此。彼滄海之卒。為安史往金微之師。為吐蕃來。能無致恨於六十萬人。盡沒於鄴城之解圍哉。○至德二載。肅宗遣南巨川報聘吐蕃。未幾吐蕃入寇。公有傷往事。故以下五章反覆使節。若冀其歸。若訝其未歸也。當時外有吐蕃。內有安史。公恨安史未滅。使朝廷兵力不能專用於吐蕃。以至征戍之師往來勞苦。夫安陽之役。朝廷以九節度會師圍鄴。安史有可滅之會。兵趣鄴而鄴城之圍解。一時六十萬人。盡沒於鄴。征調紛紛。有自來也。向使鄴城之師。尅期盡滅。則今日征西之役。專力吐蕃。豈不甚快。與言及此。痛恨於安陽之役。魚朝恩阻撓軍事耳。本潰師曰。解者為九節度諱言之。○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四句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二句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

二句
總結

專諷使節不還。秦州襟帶隴蜀。高山萬重。孤城即在。其間山多則雲長。出塞不必風也。月臨關則又恒疑其。不夜塞上之景如此。我日望使節還也。乃但見雲出塞。月臨關耳。苟使者能為蘇屬國杖漢節而不屈。今日雖未歸。無害也。但不知能為蘇屬國否。苟使者能為傅介子。斬樓蘭而後還。今日雖未歸。何傷也。但不知能為傅介子否。我訝屬國歸何晚。意者樓蘭斬未還。煙塵一望。衰颯摧顏。奈之何哉。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

四句
承使

節 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羗笛暮吹哀。

四句
承使

傷內
寇

承上。河源在天上。使者尋源往。從天回。由來舊矣。其犯牽牛星而去。誠不知為路幾許。庶幾能為張騫也。乃

八宛馬而歸至今亦宜早來亦何難為李廣利耶使節不歸亂靡有定跳梁幽燕如安史者自若也竊據郡國為安史者更多也先是天寶十四載祿山初反朝廷以兵籍少於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至德以來一盡於陳濤再盡於清渠今九節度之師又潰於鄴城至六十萬人俱盡天武健兒尚有幾人宜徧地羗人聞槌吹者不勝哀怨也彼為使者乃牽牛徒去宛馬不來耶○前章謂使者不能如蘇武仗節傳介子立功此章謂使者不能如張騫使絕域李廣利伐宛得馬無非諷辭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六句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二句

賦驛亭亦諷使節秦州所見犬率降戎明人眼者惟驛亭耳驛亭臨池處柳竹蕭疎高低作勢明人眼如此不幸處於衝煩喧呼不輟日看使節往來耳雖有叢篁高柳之幽事誰復過而賞此若使老夫假館雖處喧地無異郊間庶不負此好驛亭也○公思假驛亭非慕驛亭甚言使節往來喧呼靡益為此解嘲之言

雲氣接崑崙淅淅雨塞雨繁二句羗童看渭水使節向河源二句

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二句羗戎所居秋草靜正二句兼點雨景

閉小蓬門二句自謂

悲使節不還羗戎雜處塞外崑崙已是吐蕃之境乃秦州雲氣直接於此雲氣接則塞雨來矣降戎久處遺種遂有羗童彼渭水東入於河羗戎看渭水之東流使客向河源而不返果何為哉此時塞雨中羗戎雜處煙火交接直遍軍中之幕牛羊相半亦滿嶺上之村若我所居當此塞雨中秋草深蓬門閉羗戎焉得擾我耶○水注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上曰看渭水下曰向河源語意一串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飢啄泥四句承上

雨塞蕭蕭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鼙四句承上

此章為前後脈絡。當此雨後古塞冷矣。秋雲低矣。黃鵠本摩天之翮。今翅垂雨。猛士幾困與蒼鷹。本飽颺之物。今飢啄泥。師徒能宿飽與。况思明久據薊門。今自北進。勦者何人。征西以討吐蕃。問使臣何往。獨勞漢將也。內寇未平。外夷方熾。中原鼙鼓。臨衰飽聞。亦獨何哉。味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二句公恨解鄴圍。反覆使節。良有以也。夫修好外夷。朝廷原非得已。特以內寇未平。時事多故。姑借修好。以戢夷心。使得專力。以除內寇。然此乃使臣之職。誰料使節空煩。修好不驗。使今日東征。將士重有兩征之役也。薊門自北。即直搗幽燕。意當時直搗幽燕之說。先見者清河客李萼也。李光弼郭子儀。亦請引兵直取范陽。覆其巢穴。繼則李泌勸肅宗遣安西西域之眾。並塞西北。自歸檀南。取范陽。薊門誰自北。傷直搗幽燕之無人。漢將獨征西。諷使臣報聘之無效。語意至此並透。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花。

危石底晚景臥鐘邊。六句南郭寺 俛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二句

懷感

賦南郭寺。秦州有城北寺。又有南郭寺。城北寺枕秦山。接渭水。南郭寺控山頭。帶北流。所見寺中老樹。占空庭之勝。似獨得者。至於北流泉。即清渠。各清水者。為一邑所傳。於時危石之底。秋花生焉。一何失所。臥鐘之邊。晚景落焉。能幾何時。凡此皆俛仰所及者。仰則見山頭寺。俛則見沉沉焉。鐘邊晚景。俛則見清渠湛淨。仰則見沉沉焉。鐘邊晚景。俛則見冉冉焉。石底秋花。一俛一仰。身世之悲。交集矣。夫身世之悲。只自悲耳。乃溪風亦颯然而動。似溪風亦知我悲者。知我悲。亦惟溪風而已。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二句領至末 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

沙瘦地偏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

賦東柯谷。秦州枕山麓。有東柯谷者。人曾傳道。其可居。云此間深藏者。有數十家。此數十家。其對門之藤。直蓋於瓦。其映竹之水。曲穿於沙。其谷中地。雖瘦偏宜。種粟。其谷中坡。向陽更可種瓜。傳聞如此。何異桃源。况船

人近更相報。謂舍此不居。是失桃源也。夫桃源可失乎哉。○公姪佐居此。故曰傳道。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語真傳。四句仇池

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四句卜居

仇池賦。仇池。不獨東柯更有仇池。仇池四面斗絕。為小有洞天。之附庸。此地潛通。可以避世。穴有神魚。食之者仙。雖則云然。久不見矣。至洞天為福地。此則語真傳耳。况西南一帶。正十九泉所在。為神魚所出者。仇池近接之。我平生長懷此地。思於白雲深處。一茅終老。今客秦州。庶幾足遂我願耳。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二句承兵

馬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疎懶。休鑷鬢毛斑。四句

隱承泛滄海

承東柯谷我壯年便志隱海今未暇泛而客秦州只為峰煙未靖且寄身兵馬間耳夫兵馬間何堪久處况塞門吹落木之風客舍有連山之雨乎每念阮籍車轍率意獨行龐公出處採藥長往二賢何等疎懶彼東柯谷誠得遂我疎懶亦何妨為阮籍龐公白髮種種擲鑷不顧矣然則滄海雖未暇泛庶不終於兵馬間哉

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峯羣。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雲。野人

吟險絕。水竹會平分。五句總言採藥吾將往兒童未遣聞

結還卜居意

承上秦州之山莽莽萬重東柯之崖谷獨好者於眾山中卓絕不羣耳落日有情若邀雙鳥晴天無意偶卷片雲而且野人之吟常於險絕水竹之勝會許平分此皆眾峯所無者定須投老於此所慮兒童聞之徒亂人意我行不果矣此行採藥休遣兒聞果哉長往我棄妻子如敝屣也○十三章有映竹水穿沙句故此章有水竹會平分句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

二句領至末

簷雨亂淋幔山雲低度

牆鷓鴣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六句

總寫秋陰

客舍苦雨。邊秋多陰。未夕恒夕。故有晨若無晨。晨光亦不復辨也。客舍有幔簷雨淋幔者。亂不可止。客舍有牆山雲度。牆者低不復開。客舍有井鷓鴣性貪而捕魚。今窺淺井。是使客子不有此井。客舍有堂。蚯蚓性廉而飲泉。今上深堂。似憐客子。獨處此堂。無非秋陰使然。此時車馬蕭索。蓬蒿滿門。寂寂秋陰。晨昏不辨。客子窮矣。○鷓鴣水鳥。宜江湖。今窺淺井。蚯蚓土蟲。宜野壤。今上深堂。皆失其所。九歌。鳥何萃兮蘋中。曾何為兮木末。大意相似。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

承秋將盡

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

四句客未

隱諷使臣。秦州僻矣。况值秋盡。亟望使節歸耳。其如山徒高。使客未歸。何於時塞上之雲。頗有斷續。邊地之日。亦少光輝。地僻秋將盡如此。所見者。烽常報。所傳者。檄屢飛。吐蕃正復充斥。彼吐蕃於我。本屬甥舅。亮天威也。○貞觀間。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弄贊。弄贊執婿禮。甚恭。景龍間。中宗又以金城公主下嫁。普贊。普贊表稱世尚公主。義同一體。中間張玄表等。與兵寇鈔。遂使二境交惡。甥深識尊卑。安敢失禮。是吐蕃不敢犯天威也。其後明皇。卜金城公主。所立赤嶺碑。遂失吐蕃心。然至德初。尚有助討祿山之請。二載南巨川報聘。反陷西平。又陷河源。先王馭夷。羈縻不絕。修好雖非上策。罷兵息民。不失為中策。今使客不還。烽常報。檄屢飛。豈西戎敢近天威。實為使者辱君命。啓邊釁也。公特隱其指。微其辭。曰。西戎外甥國。何得近天威。欲為使者。自維其故。前數章。疊諷使臣。至此並透。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峽懸軍幕井乾風連

西極動月過北庭寒。六句收前。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二句任將

承上吐蕃未平鳳林之戈何時得息魚海之路至今為難於時斥堠之火連峯舉者熾而且高孤懸之軍掘井飲者往往無水彼西極為吐蕃之處風連欲動北庭為控吐蕃之處月過加寒此時亟須飛將欲得飛將亟須築壇屬在故老昧昧我思日望之矣○易曰井收勿幕井口為收勿幕以資汲者今日幕井是無人汲也無人汲是無戍也凡軍旅所在必先論井泉漢時耿恭以匈奴擁絕澗水穿井不得水恭整衣向井拜水泉湧出今日幕井乾水竭可知亦見時無耿恭故思子儀也風連西極動吐蕃有飛揚之勢月過北庭寒似傷李嗣業嗣業為北庭節度乾元二年正月鄴城之役中流矢薨故老公自謂飛將指子儀公意子儀雖有鄴師之潰不妨使收效於吐蕃故前曰仍殘老驕驕此曰故老思飛將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二句領。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

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鴛行侶鷓鴣在一枝

結出棄官之素意今日唐堯誠然自聖我為野老不識不知亦順帝之則耳野老隱矣有借隱之人曬藥養生安能無婦應門待客幸亦有兒有借隱之地昔日藏書曾聞禹穴至今讀記尚想仇池至若鴛行舊侶自佐唐堯鷓鴣小禽甘棲棘東柯一枝從此逝矣○學道者必日棄妻孥長住者必俟婚嫁畢終是識力未透蓋對孺人抱穉子不害敬通高致攜妻子入鹿門適成龐公逸節梁鴻有借隱孟光陶潛有侯門穉子古來達士豈必定舍妻孥公曰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是本分佳話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二句領。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

深葉希風更落山迴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天空秋霽一望無極迢遞之處又起層陰但見遠水與長天一色孤城與薄霧俱深葉已落矣因風更稀山惟

迴也。夕陽初沒，鶴歸何晚。鶴宜晚也。鴉棲滿林，鴉宜滿
哉。野望真無極矣。○清秋爽氣，層陰蔽之。是小人蔽君
之象。見幾者能遠於害。獨鶴是也。
昧於幾者，為羣鴉。應有滿林之棲。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四句

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雁入高空。四句

雲從秋薄，風自西來。雨晴候也。此今朝之景，分外加好。夫雨則妨農，既晴雖前此久雨，農事何妨哉。豈特農事塞柳疎翠，因風成行。山梨小紅，得雨亦結。况入耳者，行聲。秋風送之，觸目者雁行。秋雲隨之，笳聞樓上，雁入高空。亦雨晴佳然。晴景真好矣。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四句

初月何如。弦未上，欲上，輪將安。未安，以光尚細，影猶斜耳。方其微升，勢若當空，未幾已隱。光難普被，於時河漢之色，依然如故。關山之處，徒然自寒。月光明則花露亦明，月光暗則花露亦暗。雖曰初月，猶無月也。

初月

初月何如。弦未上，欲上，輪將安。未安，以光尚細，影猶斜耳。方其微升，勢若當空，未幾已隱。光難普被，於時河漢之色，依然如故。關山之處，徒然自寒。月光明則花露亦明，月光暗則花露亦暗。雖曰初月，猶無月也。

初月何如。弦未上，欲上，輪將安。未安，以光尚細，影猶斜耳。方其微升，勢若當空，未幾已隱。光難普被，於時河漢之色，依然如故。關山之處，徒然自寒。月光明則花露亦明，月光暗則花露亦暗。雖曰初月，猶無月也。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二句領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

清。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

天河常時聽其顯晦，一當秋至，分外分明，豈無微雲掩其光彩。然於永夜終自常清也。况含星浮闕，常近至尊。伴月沉城，勿傷淪落。其分明又如此。彼牛女渡河，常於秋至。天河任其自渡，風浪不生。河身有定，故其分明亦。有常耳。○詩意謂君子處遇顯晦，隨時亮節，耿耿時窮，彌見不猶。天河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乎。雖有小人

流言暫掩其光乃其常明之體終不為其所蔽不猶天
河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乎含星動雙闕天河近而
有光君子心依至尊亦若是耳伴月落邊城天河遠而
有耀君子自安遐棄亦猶是耳况世自風波吾嘗安止
彼天河映水結體牛女雖渡風浪不生亦由其體
恒定也黃鶴云公為小人所問出華州故詠此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四句東樓

時樓角凌風迴城陰帶水昏二句東樓傳聲看驛使送節向

河源挽合前四句

秦州東樓下有驛道茫茫萬里即通吐蕃之流沙道也顧此城門征西者年年過此但見其自此門去幾見其自此門返從前去者為舊征魂今日往者為新戰骨於此日滅於彼日添也於時樓上吹角凌風彌迴城隅向陰帶水常昏彼河源使節正往吐蕃和好者和好以罷兵息戰庶征西之過此門者得而少止寄語驛使送節何日幸勿為吐蕃所羈哉

山寺

野寺殘僧少山圍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二句隱承

殘僧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四句承足

細路高

野寺山僧所餘無幾寺在山上路細且高山圍內森森石竹麝香閒眠瑣瑣金桃鸚鵡巧啄所見止此僧誠少矣細路之高何如俯見亂流渡者行人過而不阻仰見懸巖構者屋宇置而偏牢所憑既高故能見遠百里纖毫都在眼中上方高重閣深晚則暗百里遠纖毫微而乃畢見故為奇也○按天水圖經東柯谷南麥積山有瑞應寺閣道縈旋上下千餘尺故詩云山圍細路高上下水縱橫可涉故詩云亂水通人過又玉堂閒話云麥積山梯空架險而上其間千房萬室懸空躡虛故詩曰懸崖置屋牢高檻可以眺遠故詩曰百里見纖毫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領下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爾流夜郎地屬天末涼風起此意何如哉庶幾鴻雁北鄉可以寄書今也杳然况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也彼文章與命從來相左命達則文章賤文章高則命窮所以憎命達魑魅為小人之類與君子原不相能宜乎喜其來而甘之既阻於鴻雁又遠於江湖既見困於文章又見害於魑魅君子之意果如何哉古屈原亦君子也爾流夜郎原放湘江爾之心即屈原之心是爾之心惟屈原知之想爾此時惟有投詩以贈汨羅與屈原之冤魂共語爾君子意何如庶幾如此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六句風塵苦未息。持女奉君王。致此

字二

俗眼於物必耳目近玩而珠玉裝者為奇怪蕃劍異是每夜光芒咄咄逼人者何故蓋由此劍有虎氣係龍身耳今日風塵未靖君王須用正急持汝奉之行見虎氣龍身光芒滿六合矣

銅餅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二句

承亂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未缺落。猶得折黃金。四句

後承亂

喪亂後碧井廢矣雖有銅餅無可效能若前此時清瑤殿自深嗟爾銅餅幸供汲取在銅餅自以時清瑤殿從此長被收錄勿悲失水乃人情當汲水則用之失水則棄之誰念未失水時架轆轤牽素綆哀音有至今在耳

者彼美人誠想手挽銅餅牽絲秋水日今沈寒甃豈不
惻然寧失水竟遐棄哉况此銅餅雖然失水其刻畫蛟
龍黃金兩耳縱然缺落猶堪折取銅餅未可棄矣○銅
餅汲水於碧井猶士君子効能於國家銅餅見用於美
人猶士君子不見棄於君王特
所悲者失水耳全是放逐之感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羗女

輕烽燧胡兒掣駱駝六句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二句

感之

惟西域人種蒲萄釀酒種苜蓿餵馬秦州內地亦生此
種土物如此尚堪寓目否且關山多陰雲常帶雨塞地
多沙水不成河風景如此尚堪寓目否烽燧何物而輕
之輕烽燧習烽燧也羗女猶然羗兒可知駱駝何物而
掣之掣駱駝習駱駝也胡兒且然壯者可知種類如此
尚堪寓目否彼伊川披髮辛有傷之今土物則蒲萄苜
蓿風景則關雲塞水種類則羗女胡
兒自傷老眼喪亂飽經過感慨係之矣

即事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二句領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

歸秋思拋雲髻腰肢賸寶衣羗兒猶索戰回首意多違

國家資花門兵以討賊故有和親一事聞道湫水之敗
骨啜亦潰奔京師可汗隨死是花門亦破矣昔年以公
主下嫁本資其兵力今花門潰可汗死國家和親之事
應悔其非我聞可汗死時國人欲以公主殉公主曰回
紇萬里結婚本慕中國吾不可以殉故今日得渡河生
還也可汗死公主雖不殉聞亦為務面而哭為可汗居
發宜今日歸拋雲髻餘寶衣耳朝廷向資花門以助戰
今賊猶索戰而花門破公主歸回首和親不亦意多違
哉○蔡氏曰時回紇為史朝義誘之為寇故曰回首意
多違此係上元間事非公主聽歸之年按史乾元二年
秋史思明命諸郡太守各將兵從
已向河南分為四道是羗兒索戰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今秋
春色豈相訪。眾雛還識機。故巢倘未毀。會傍主人飛。四句

歸之來春之訪

燕歸人知其避霜雪耳。不知為秋來去盡。儔侶已稀也。四時有序。八月知歸。與時推移。道固如是。然秋去春來。春色雖無訪。爾之日。春來燕至。眾雛原有識機之明。春色回。則霜雪消。眾雛至。則儔侶集。故巢無恙乎。主人不棄乎。今日歸燕。依然明年來。燕特難必者。主人耳。嘗讀谷風棄婦。始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何其厚也。至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歎其決絕之甚。公曰。故巢倘未毀。會傍主人飛。明知故巢已毀。不敢謂主人無恙。拳拳然猶冀主人勿棄。身雖棄官。心還戀主也。彼前度劉郎。玄都觀裏之作。何足語此。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承哀

音久客得毋淚。故妻難及晨。二句承動人悲絲與急管。感激異

天真。二句

促織細甚。哀音動人。哀音何如。始吟草根。寒侵不穩。繼入床下。夜久相親。彼人之可哀者。莫如久客與故妻。蓋久客為無家之人。故妻為已棄之婦。聽此哀音。安能忍淚及晨也。所以然者。促織之音。發於天真。非急管哀絲可比。故其感激為獨切云。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承首

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承次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結意仍歸腐草

螢火時當季夏。已是三陰。幸因腐草化而為質。敢近太陽。飛哉。蓋太陽為君位。螢火本宵行。譬彼小人。亦欲上亢。至尊。終不敢者。地位使然耳。惟其因腐草而出。故以臨書卷。則不足。彼書卷之氣。原不相親也。點客衣。則有餘。彼塵污之性。其所從來也。惟其不敢近太陽。故脂韋之態。則隨風飄。帶雨落。猥瑣之姿。則隔幔小。傍林微。况清霜一至。飄零無所。亦終歸腐草耳。其無持危之節。又如此。

蒹葭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四句承摧折不自守。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二句結秋風吹若何

蒹葭弱卉。自守難矣。至秋而敗。亦奈之何。當其暫時。花亦帶雪。不知幾處。葉已沉波。良由體弱。苗早。故亦先摧。叢長。露多。故難持久。其摧折不自守如此。至於江湖搖落。空悲歲暮。嗟何及耶。秋風吹若何。誠不知若何矣。○此言蒹葭。人其平生不能植立。大節易奪。是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也。當其依附權貴。亦藉榮施。不知到處披靡。已喪氣節。是暫時花載雪。幾處葉沉波也。其趨榮常在。人先得時。最早。其乞憐。恒於暮夜。感恩最多。是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也。一當患難。與時變遷。火炎崑岡。玉石俱碎。是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也。祿山之叛。如陳希烈。張均兄弟。皆因貪位。希寵。不自樹立。使然。至六等定罪。誅者誅。自盡者自盡。蒹葭之作。有以也。夫國風蒹葭。本懷伊人。此以不自守說入。意別有寓。

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翦伐欲無辭。四句承軟弱強扶持。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二句結青冥亦自守

竹為苦竹。雖則不高。乃亭亭青冥。亦能自守。人見其軟弱。若可壓。以勢力。不知其勉強扶持。自守原不可奪。彼

夏蟲感陰氣而生為趨炎之物竹味苦宜為夏蟲避也春鳥乘時令而出有高寒之態竹枝卑宜為春鳥疑懼此春鳥疑也夏蟲避庶可遠嫌春鳥疑不免見猜苦竹於此極難耳夫苦竹既分軟弱之質亦何敢托處軒墀即軒墀亦不重之苦竹雖無軒墀之分亦何至下夷剪伐即剪伐亦何必辭也其軟弱強扶持如此見輕於軒墀庶見重於幽人欲遠夫剪伐須善保其霜根今也幸近幽人屋春鳥夏蟲所不及者霜根結在茲又何軒墀剪伐之庸心為其青冥亦自守如此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二句日落

風亦起之景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出擁彫

戈四句城頭烏尾訛之意

日落風起城頭之烏尾亦動有漢時城上烏尾畢通之象此時日落黃雲未動此時風起白水已波不但烏尾軍別秦城而上馬乘夜出關擁彫戈以征吐蕃真有不遑寧處者日暮所見如此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

通警急過隴自艱難四句承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二句

結報平安

塞上烽有報平安者每夕一舉傳至京師每日報惟恐一日不報也始而塞上傳光其烽猶小繼而雲邊落點其火將殘當塞上傳光故照秦通警急之報及雲邊落點則過隴有艱難之憂其來不近如此遙想至尊當此肝食惟恐平安之火不至故每夕候火立馬千門但未卜每日報平安果得平安否也○結意似諷守禦諸臣安邊無策徒使蓬萊殿上望烽火為憂喜

秋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霑衣。

二句領至末

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

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五音中商音主殺其聲不堪盡奏盡奏則血淚霑衣也所以然者此曲為傷心極耳最傷心惟商音最傷心惟征人聽此曲者大半多屬征人以傷心人聽傷心曲今日血霑衣者正為他時白骨歸也惟其然此相逢盡奏者恐征人聞之恨其過情故作微聲不忍盡奏豈獨征人彼秋雲悲風本無情之物清商一奏亦似傷心而動者停飛者緩吹笛者看秋雲聽悲風清商之音忍盡奏耶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

二句領至末

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

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戍婦曰戍人不返吾豈不知近者成陽鄭滑等州之滄不返戍河北鄴師之潰已不返戍河陽鄭滑等州之滄沒已不返今日之戍斷其必不返耳然我戍婦秋至拭砧者念征夫苦寒又經長別故不惜勞苦遠寄塞垣雖身不能至庶幾征夫聞空外砧聲知我閨中擣衣之力耳戍婦之言如此

月夜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

四句月夜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四句憶弟

戍鼓一聲人行遂斷邊塞嚴警有如此者此時所聞惟有雁聲雁為兄弟之鳥如之何所聞者止一雁聲耶何夜無露今夜加白者月為之也何地無月疑是故鄉者有弟在彼也故鄉有弟月應照之遭此亂離都應分散故鄉有家月應照之弟既分散焉知死生計惟寄書耳從前寄書往往不達况今東都一路兵馬倥傯縱使寄書亦屬浮沉惟有對月相憶而已○是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鄭滑齊汝四州故曰未休兵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

荒野濶。天遠暮江遲。二句應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二句

應 聯

戈望干戈未定。訪弟妹。今猶未定。即弟與妹。亦不知一方與否。而各何之也。所由淚枯成血。髮變為絲耳。遙想江南。干戈未定。不識地卑。天遠。荒野暮江。間弟妹果在耶。否耶。我年日老。更加多病。直恐死喪已近。無幾相見。如之何。不悲也。前章憶弟。若穎若觀。在河南者。故曰故鄉。此章憶弟妹。弟豐在江左。妹韋氏在鍾離。詩中地卑。江遠可見。江南自永王璘反後。久為戰場。公後寄豐詩。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至於妹。同谷七歌曰。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此曰弟妹各何之。直恐杭州越州。鍾離諸處。一經喪亂。無有定所。公送韓十四江東。又云。我已無家。尋弟妹。

八卷終

杜詩闡卷之九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秦州詩 乾元二年

夢李白二首

考白年譜。乾元元年。流夜郎。二年。半道承恩。放還。登巫山下。漢陽。過江夏。有寄王明府詩云。去年左遷。夜郎道。今年勅放。巫山陽。復遊潯陽。金陵等處。公在秦州。正其時。故此詩首章有江南楓林。關塞字面。次章有遊子久不至。語。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領二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

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以上落月

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濤，無使蛟龍得。四句夢後

人死則已，惟有吞聲若生別，則心常惻惻而不能已。蓋

由江南瘴癘，逐客於彼，久無消息耳。乃我心惻惻，遂入

我夢。入我夢者，誠知我長相憶也。我非長相憶焉，得夢

故人，故人不知我焉，得入我夢，但我與故人平生痛飲

賦詩，何等意氣，流落既久，夢中之魂，恐非平生。况江南

萬里，其竟入夢，路遠難測。楓林本青，竟來似與俱。青關

塞非黑，竟去若為之黑，魂雖來往，但不知在羅網中。何

由飄飄若此，豈其有羽翼耶。未幾夢覺，落月照君，丰姿

可掇，得毋羅網真出，猶恐江南萬里水深浪濤，惡為蛟龍

出沒之鄉，君雖入夢，往來慎之，毋俾既罹羅網，又為蛟

龍得也。○温庭筠詩：李白死來無酒客，可憐神彩弔殘

陽。本公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昔屈原投汨羅，土人

恐其為蛟龍，所得以竹筒貯米作祭。江南蛟龍為祟，其

來已久，宜前未詩，有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句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夢見君，情親見君意。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

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孰云網

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以上全寫夢後告別感歎

情之

江上浮雲，何日不行。遊子到今，久而不至，不至則入夢。

久不至，則頻入夢，豈獨客竟往來，顏色照見，三夜以來，

直親君情，見君意，夢而真矣。未幾告歸，自言歸路局促，

又道來時不易，其來不易者，以風波險惡，懼舟楫失墜，

也。其常局促者，自憐白首平生之志，到此都困也。當此

京華道上，冠蓋填噎，何為斯人，偏遭顛顛，盡云天網甚

寬，如斯人者，何不出之羅網外，乃將老此身，反見棄耶。

雖曰千秋萬歲，享身後名，然生前顛顛，身後可知，平生

之志，其終負矣。○三夜夢見君，正前章

魂來時告歸常局促，正前章魂返時。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

穴螻蟻又為蔓草纏四句古戰場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

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六句是下馬四

意顧

此地為古戰場下馬四顧茫然傷心矣風至此地悲其上雲為飛其下葉為落骨於此地朽其內螻蟻穴其外蔓草纏真古戰場哉故老四顧下馬歎息猶望今人戒之乃開邊者尚未已也雖漢與彼或勝或負之不常然封疆有時而全時而不全之異數凡此者由無廉頗耳安得廉頗起為邊將使晏然無事耶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

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以上言降戎非利

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諸將

當此高秋登寒山上遙望馬邑州中昔年置鐵勒九姓大酋今東擊安史盡用此輩蓋因鄴師之潰六十萬人沒於滏水耳於時毳帳漫山行雲牢落資其擊寇止一時之利使之雜處乃無窮之憂此秦民老弱不喜此輩助順但願甲兵休息也然此乃諸將之責誰料鄴事反覆肝腦塗地所望諸將恥失悼喪轉敗為功無奈諸將恃功自謂茅土既封戮力已非我事遂使堂堂天朝詔遣降酋亦獨何哉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

九月交顏色同日好六句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

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六句正意

天澤雖有遲速禾黍原自同時物固如此人亦然也凡人遇合早晚不同及其時來則無先後所貴材力素具耳昔鹿皮翁少有機巧何難早達乃肥遯空山百餘年不厭一似忘機無意人世者人頗訝之不知其長林豐

草間自得素也。衡門士勉之矣。

貽阮隱居昉

陳畱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迴繼先父祖貧知
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清詩近道
要識字用心苦以上阮隱居尋我草徑微寒裳踏寒雨更議居

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以上嘉其高尚

陳留自阮步兵後風俗已衰無復人物今日塞上忽得阮生乃祖步兵之風迴然能繼即其貧亦南阮家風故其性復靜而鬚髮蒼然俱古彼車馬來訪者自入鄰家耳阮生隱居之處蕭然似仲蔚蓬蒿原思環堵曾何與焉况我唐詩家阮生獨有理趣又工篆隸用心極苦也乃阮生於訪我時言及蓬蒿環堵處入鄰家者尚有車馬苟得避喧之境即猛虎為伴亦所甘心是真箕穎高人能糞土公卿者不愧步兵後人矣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二句領一篇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

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慘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

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尙

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自云至此皆佳人口中述

幽居空谷之故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

屋摘花不插髮采栢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以上

正是幽居在空谷

佳人宜貯金屋今幽居而在空谷何為者佳人自言曰我本良家子為遭零落今依草木所以零落者關中喪亂兄弟胥屠豈無高官奈不收骨肉何凡以世情惡薄萬事盛衰如轉燭然豈獨世情夫婿為至戚者新人如

玉葉予如遺。彼合昏之花。始終不分。鴛鴦匹鳥。何嘗獨宿。今日夫婿。得新忘舊。為此幽居。空谷耳。佳人自述如此。夫以絕代佳人。甘心處此者。出在山水清。出山水濁。與其覬金屋。不保其貞。不如守蓬茅。自全其節。所以却珠不御。編草為椽。蓬鬢辭花。盈把惟栢。當此天寒。翠袖自薄。至於日暮。倚竹無言。絕代佳人。幽居在空谷。有如此。○邵註。公憫關中亂後。新進猖狂。老成凋謝。而作。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

青芻色。圓齊玉筋頭。六句致薤 衰年關鬲冷。味暖并無憂。

二句述薤之效

阮生畦蔬。薤為最佳。我思致書求之。詎意不求自至也。計其數。有三十束。色之美。若青芻然。本之圓。又若玉筋。薤佳矣。我處衰年。鬲高患冷。薤性溫煖。服之。又何憂哉。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處處懸。舉家聞若款。為寄小如拳。四句從人

覓預晒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穉捧應癡。四句

是許寄

南州最多山。猿其啼聲若款。而小如拳者。為佳也。雖未寄到。此猿愁胡之面。我預晒之。苟一寄到。此猿初調之。頂如馬見鞭而走也。誠許我求。必得聰慧者。庶童穉捧之。欣喜若癡耳。蓋小如拳者。宜於童穉云。

秦州見勅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

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韵

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

陸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與遷擢潤朝廷。題中遠喜遷官止此

八 句 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并白相見眼終青伊
 昔貧皆甚同憂歲不寧棲皇分半救浩蕩逐浮萍俗態猶
 猜忌妖氛逐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
 囚梁亦固局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威
 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維馨雜種難高壘長驅甚建
 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
 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棲鳳朝回歎聚螢喚人看
 騷裏不嫁惜娉婷掘劍知埋玉提刀見發硎侏儒應共飽
 漁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
 未全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坵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

零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
 俗輕鸚鵡原情類鶴鴒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以上總叙與二

子有故及兼述索居之故

自嚴武賈至房瑄張鎬一時斥逐朝廷無人大雅真寥
 澗矣雖無老成尚有典刑薛畢二子非與我遲暮棄官
 交期淪落爾壯年強仕材力有為竊喜二子同升轉痛
 諸生坐困所以然者二子大雅為國典刑其文章直開
 突與足以為邦家光故今日遷擢潤澤朝廷耳遷官誠
 足喜也惟是我與二子有故今日舊好已違新詩罕購
 自傷奉別而後我頭已白猶望相見之日君眼終青蓋
 由往日食貧俱艱半菽彼時多故同逐浮萍况內而朝
 廷林甫之猜忌日甚外而邊塞祿山之妖氛遂侵惟時
 我與二子恥為楊雄之莽大夫而閣不投願為包胥之
 乞秦師而哭俱憤不能為相如還蜀羈身長安且復為
 鄒陽囚梁陷身賊穴華夷宇宙尚忍言哉賴今上收三
 統總四溟克復兩都舊京俄幸哭廟三日粟主重新安
 史失高壘之堅兵勢有建瓴之利因而淑景焚香腥聞

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肉瘦怯豺狼隴

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以上今我獨淒涼彭門劍閣外號畧鼎湖

旁荆玉簪頭冷巴牋染翰光烏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

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床更得清

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等

安貧亦士常蚩尤終慘辱胡羯漫猖狂會待妖氛掃論文

暫裹糧以上老去才難盡秋來與甚長之意

爾兩人一由詹事出刺彭州一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似寂寞矣夫遠宦何寂寞之有我棄官遐竄頻年臥病

乃獨淒涼之甚耳但人老去則江淹才盡秋來則宋玉悲生今老去其才難盡秋來為興甚長是寂寞可遣淒涼可慰也故人何為不寂寞耶大抵物情可見詞客難忘九州之大其為詞客而知名者各占一方今有高峯

者二子作詩才情變化意所愜處每關飛動且神氣渾淪篇到終時直接混茫也乃同是詞客而近代富駱王

揚有才不遇今二子一刺彭州古刺史為諸侯高豈棄擲一刺虢州別駕居刺史之半岑已翱翔故人果何寂寞哉何為今我獨淒涼也別後新詩未由捧誦近來修

札無雁可將惟是男兒志在四方行處皆是若客子有何亨屯不過各鬪身強耳無奈羈旅他方沈綿多病三

年猶瘴一鬼不亡命薄聖賢身親魍魎已無脂髓隔日一搜業履雪霜增寒加重乾坤雖大隙地無從面目猶

人鮮妝可醜豈但龍鍾為已甚更覺出處之都妨自笑無錢難居帝里因而盡室遠徙邊疆既棄官是劉表不

能屈龐公劉表恨矣既之秦是龐公終思隱鹿門龐公藏矣魚畏罟鳥驚繳心之微也

有類魚鳥豺噬人狼吞人肉之瘦也實怯豺狼此地隴草蕭蕭經霜早白所見

洮雲片片不染而黃今我淒涼有如此者乃老去而才難盡秋來而興甚長者何也

二子一守彭門一刺虢畧此方土產不獨荆玉巴箋可供簪筆且有烏麻丹橘足

備藥囊宅是神仙地兼山水竹侵丹竈花對書床吏治之餘定有佳句應酬之暇夫乃匆忙漢岑彭惡所營地

名彭亡欲徙之今高宦此不必如岑彭之改徙號在晉地憂深思遠有唐之遺風今岑宦此適還唐治二子濟世之才我安貧之老會待安史妖氛稍稍靜謐畏糧來遊相與論文所謂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者職此故耳○意愜二句似本陸機文賦文賦曰收視返聽就思旁訊精驚八極心遊萬仞於是沈辭拂悅若游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樓繳而墜層雲之峻所謂意愜關飛動也又曰伊茲文之為用固眾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闕通億載而為津途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沾潤於雲雨象變化於鬼神所謂篇終接混茫也又曰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理翳翳而逾伏思輒輒其若抽此意不愜不能關飛動者又曰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蹀躞於短韵放庸言以足曲留遺恨於篇終豈懷盈而自足此篇當終不能接混茫者結出論文暫畏糧正欲細論飛動混茫之語云爾鮮妝塗抹其面以避瘡鬼時安慶緒已為史思明所殺故云蚩尤終戮辱胡羯單指思明時攻河陽與李光弼鏖戰故曰漫猖狂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鱗角鳳鸞世莫識前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在

於甫也何由羨

四句作冒

且過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

酷見凍餒不足耻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

云伏枕艱難遍瘡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

眼暗坐有胠肉黃皮皴命如綫

以上病後過王倚

惟生哀我未平

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

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密

沽斗酒諧終宴

以上飲

故人情味晚誰似令我手脚輕如旋

老馬為駒總不虛當時得意况深眷但使殘年飽弊飯只

願無事長相見

以上宴後贈歌意

物之奇者有鱗角有鳳觜其膠能續斷弦必煎成然後見其奇王生懷抱有此強固甫也亦何緣羨此奇物耶今日且過王生一話疇昔過王生者王生知我也知我甘賤貧安凍餒也王生知我矣王生又怪我者怪我沉年病顏色惡也瘡癘三秋寒熱百日沉年病如此氣血既衰肌膚骨立顏色惡如此王生知我繼而怪我至是轉而哀我哀我一綫之命如弦之折計非麟鳳之膠不足以及續一綫之危王生哀我於是為我致美膳除香粳而冬菹土醑豚蹄斗酒畢備焉一宴之餘情味何極因而宿病頓差反老還少折弦斷弓如我者真得麟鳳之膠忽續哉雖然麟角鳳觜何可常得努力加餐庶幾無恙常過王生如今日歡叙我願足矣○十洲記他家煮鳳喙鱗角合煎作膠名曰續弦膠凡弓弩斷弦續不復斷首二句分明謂王生精力堅強自能永年如麟角鳳觜煎膠續弦永無破折羨王生之無病也公沉年多病如折弓斷弦不堪復續深有望於麟角鳳觜恐不可得不謂一飲王生宿疾頓瘳此直麟角鳳觜煎膠續弦之奇驗一章語意疑是如此

寄嶽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韵

衡嶽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悠然開關

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八句一篇之冒中間

開關兩句更為下兩大段之綱憶昨趨行殿股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

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

三千畫角吹秦晉旄頭俯澗瀍小儒輕董卓有識笑苻堅

浪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

陳倉北晴曛太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

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貔虎開金甲麟

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旣馬解登仙花動朱樓雪城凝碧

樹煙衣冠心慘澹故老淚潺湲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

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內藥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

同拜手出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響齊兼秉

燭書在滿懷賤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以上為一段叙

與賈嚴同膺患難收京後公與賈嚴同為近臣所謂開闢乾坤正秉鈞方咫尺鍛翻再聯

翩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戮白髮竟誰憐弟

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處師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

堪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賈筆論孤憤

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

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

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為年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

排求傲吏比典展歸田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

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為妻子累

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

自迤邐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

以上為一段叙朝廷反正公與賈嚴

皆有所故而去位所謂榮枯雨露偏

衡嶽青冥猿啼聲斷巴山屈曲鳥道雲懸真謫宦之地

可惜故人都不利而遭時非兩悠然而遷謫遠也乾坤

反正恢復固由帝力之弘雨露偏施貶斥亦屬聖恩之

厚追維上皇失國今上蒙塵我與二子趨行在捧御床

同侍今上於鳳翔此時討賊豈無李廣敵墨正多奉使

亦有張騫援兵未至行宮草創雲臺之仗蕭然濟河未

能水戰之船焉用先是河北風靡七十齊城蒼茫都下

翠華西幸三千劍路流落何依秦晉之畫角紛吹灑澗

之妖星爭耀彼安史猶董卓符堅也其不自度量竊窺

神器如禽銜木思填東海其犯關畔主罪惡貫盈猶武

乙以革囊盛血射天時回紇朔方大食諸兵助順討賊
 協力同心一鼓作氣俄而陳倉陰散太白晴曛香積灑
 水之戰大軍夾擊剪滅殆盡窮追賊騎已積尸懷衛之
 墟既克長安有直擣幽燕之勢捷書至鳳翔而法駕還
 王師下八川而兩京復我與二子奉引還朝周旋左右
 貌虎諸士暫休金甲之勞麒麟殿前重見玉鞭之下侍
 臣入仗依然奏事廐馬登仙依然解舞朱樓雪霽故國
 花濃碧樹煙籠春城景麗衣冠有復觀之慶父老興痛
 定之悲今上之返國也素服向廟慟哭三日含元之早
 朝也雞人催曉霽景方鮮至德初第五琦請以江淮租
 庸沂江漢上至洋川是百官月俸支給梁漢之租也中
 興以來百官無復賞賜乾元元年始鑄大錢沽資有差
 是百官春料支給新鑄之錢也而况衣頒內藥身着宮
 花此時我與二老同拜手最隨肩以至華堂繡被往往
 醉眠秉燭懷箋時時傾倒庶幾共昇元輔得厠大賢軋
 坤由反側而得正二老宜有此異數也今日何如拾遺
 隨丞相之後二子方咫尺而隨秉鈞朝廷苛房黨之求
 二子遂聯翩而為鍛翻二子先出我猶暫留然禁掖朋
 從已非疇昔微班性命微幸苟全追思疏救房公詔三
 同推問願張公救而得免當年自公受慘青蒲今日棄
 官甘心白髮原憲貧矣無幾而難居帝里徒使老矣
 欲傳經而心事又違似我迂疎豈有師資可取徒然衰
 老空為鄉黨所先溯舊好而斷回腸想新愁而穿望眼
 巴州危棧竹翠淒其岳陽小湖蓮紅冷落對此景物賈
 生應有論也嚴君定有詩也二老用心之苦惟我深知
 衆人側目者多莫令傳示蓋以貝錦之文日織無停朱
 絲之絃一斷不續二老為浦上鷗讒人是霜間鶻蓋鷗
 之首須防其碎以鶻之拳决不空張也岳州地僻炎瘴
 又昏已蜀山稠石泉更隘二老庶幾棋度日酒為年耳
 二老一為典郡官終屬微眇一居治中職何異棄捐且
 追傲吏之高風聊展歸田之逸興才難自古天問誰知
 彼為傲吏賦歸田者皆古人也巳稱逝矣今貶岳州既
 巴州者亦我道也且卜終焉若我身居隴外投跡雖遐
 賊據漁陽控弦未已自傷家累空羈歲年又以親故稀
 疎甲兵阻塞雖他鄉夢寐時遊二老之傍乃失侶連遭
 永添故人之恨二老壯年雄俊今雖暫屈拳騰有時岳
 州巴州之貶何足介意哉雨露宜普被而反偏二老亦
 可自安於遇矣○肅宗納賀蘭進明之謗遂疎房瑄繼
 而一網打盡霜鶻不空拳語正指此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獨臥嵩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
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克彌宇宙此物棄風塵歷下辭姜
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
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
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托所親
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餐晨以上山人疎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
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
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以上自叙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
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騎行白鹿馴耕岳非谷

口結草即河濱射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以上山人旅懷申首段

殊不愜良覲眇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
武何處可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官場羅鎮積賊
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闔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
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回首望松筠

以上自叙申次段

爾本獨臥嵩陽之客前此曾三違潁水之春者以遭時
多故待毋避亂聊慘澹而向時人耳山人獨臥嵩陽時
原有尋山屐漉酒巾喪亂以來此二物者久棄風塵內
矣我與山人遊自何日始猶憶歷下定交會辭姜被暨
乎關西傾蓋載得孟鄰當歷下早通之日交情已敦及
關西晚接之時道氣愈穆山人惟靜故其心多妙惟心
多妙故其藝絕倫詩則凌曹植也書則匹張芝也凌曹
植故吟其數篇便可以老匹張芝故買其一字即可以

貧山人之藝如此孝尤天性彼時老母尚在寇患方殷將恐深潛勿貽親感遂使夕閭免倚晨餐有供山人之孝如此至我疎嬾一生驅馳半世每懷歷下輒歎離羣言念關西常嗟契濶身非流竄忽到窮邊席有儒珍難逢善價已矣時來則故舊自少亂後則別離愈頻豈若山人哉當今上移軍鳳翔我與山人皆依行在今上返闕設使山人不還嵩陽必膺異數乃今上復國重建七廟如漢光武之修高廟方有事於靈武功臣之賞如晉文公之祿從亡乃山人原守商山採芝之心不改渭水垂綸之志而終隱嵩陽焉乃其藝之絕倫不獨詩翰其他方技種種皆精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白鹿難馴能馴則為仙子今山人既得仙學故不必如鄭子真之耕巖便已似河上公之結草且葛洪肘後之方堪驗却疾何難乃扁鵲囊中之藥未陳乞靈無路所由旅懷不愜悵然於良覲無因耳我今客秦羌戎雜處尚武少文耳所聞者惟鼓角聲目所見者惟關山月今日四鎮皆置官塲收賦歛供軍需矣側聞史思明會兵汴州烽接洮岷李光弼方巡河上使許叔冀守汴叔冀戰不勝遂與其將梁浦劉從諫等降之論兵之地何其蕭瑟闔將之辰不亦蒼茫大軍之設難多處所范陽之孽正爾紛綸我雖在秦與盡籠身道喪泣麟當此窮秋搖落回首高臥嵩陽之客松筠在望潁水一方何能寒裳就之哉○此詩叙山人梗概錯綜見之山屐酒巾山人具也草書詩興山人藝也秦龍馴鹿山人術也肘符藥囊山人技也皆由靜者心多妙耳乃其大節却在盡孝故一則曰艱難隨老母再則曰關西得孟鄰三則曰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餐晨唐詩紀事彪穎洛間靜者天寶末將母避亂嘗作神仙詩關西即鳳翔關西得孟鄰正公與山人扈從行在日世祖一段隱隱照應

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追諷玄宗用兵於吐蕃是開元間事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

富士境開邊一何多四句承悠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二句應戚戚去故里

從軍者之言曰。吾等皆有故里。今戚戚去之。吾等何知
交河。今悠悠赴焉。夫豈不欲亡命而逃。公家起役。程期
有限。一或亡命。即嬰禍羅耳。所可異者。我君幅員已廣。
開邊似屬多事。尚使我悠悠而赴交河耶。誰無父母。棄
絕不顧。吞聲而行。負戈以往。至於戚戚去故里。伊可歎
也。○開元中。折衝未停。兵有定籍。不似召募。無稽。可以
逃脫。故曰。亡命。嬰禍羅。當時土境日拓。玄宗開邊。自開
元十五年。王君奭開。擢後張忠亮。破吐蕃於渴谷。拔其
大莫門城。杜賓客。破吐蕃於神連城下。十七年。張守素
破西南蠻。拔昆明。及鹽城。王禕破吐蕃石堡城。十八年。
烏承玘破奚契丹於捺祿山。二十年以後。雖吐蕃又款
至赤嶺之碑。什釁端。又開與奚契丹交構不已。開邊之
多有如此者。

出門日已遠

承戚戚去故里

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

承棄絕父母恩男

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

擐旗

四句承吞聲行負戈句

總去故里耳。一出門便日遠矣。出門則去妻棄兒。日遠則經歷久。更事熟。所以徒旅之欺。人皆不免。我獨不受也。試想父母生我。恩豈能斷。忍至棄絕。惟是男兒效死。或死床第。或死邊疆。未有期耳。是以縱轡而往。奮不顧身。青絲之鞭。手自挑起。雖隴山高於萬仞。不覺迅速而下。俯身就列。遂試擐旗之役矣。

磨刀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錯已久。

四句承俯

身試擐旗

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

四句承男兒死無時

從萬仞崗而下。隴頭流水。鳴聲咽矣。就此磨刀。磨刀之聲。若與流水同悲。近視之水。赤矣。還顧焉。刃傷手也。水聲刀聲。皆腸斷之聲。豈不欲輕而致傷手。出門以來。心緒久錯。即傷手。有不覺矣。雖然。丈夫許國。以身殉之。憤惋何有。但使功名圖於麒麟。何妨戰骨朽於朝露。區區傷手。何足斷腸也。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

四句承前

亡命嬰 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决絕不復同苦

辛 四句應前骨肉恩豈斷

我本徒役送徒有長惟長是從但我遠戍業已無家然亦有身爾之送我者慮我身有脫逃耳不知丈夫許國則去矣所難愆然者六親耳倘逢相識為我附書書中之意更無他辭不過曰哀哉此行從今永訣此後辛苦我獨受之而已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四句承前

著說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二句交河我始為奴僕幾時

樹功勳二句自期

悠悠赴交河已到交河矣迢迢然道遠萬里送徒者領我至此但使我赴三軍耳軍中苦樂送徒者能達主將乎於時交河在前賊騎飄忽隔河望見頃刻百羣我初到此未奉將令未敢襲擊然此心缺缺今日起家奴隸皆以奴僕起家此則自傷奴僕功勳難樹對主將言蓋此主將是苦樂不聞之主將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承前樹功

勳 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遙應

首章君已富土境二句

隔河賊騎飄忽如此功勳之樹在此時矣遂張弓曰挽弓當挽強遂抽矢曰用箭當用長遂控馬曰射人先射馬遂指寇曰擒賊先擒王但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雖曰擒賊殺人原不在多也况乎立國亦各自有疆域也要使中外劃然侵陵得制不然即多殺何益若之何土境已富還開邊耶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層冰間四句為築

役 城之 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四句遙應哀
哉兩决絕句

驅馬至此正值雨雪軍行嶄嶄又入高山入高山則逕
危而抱石恐墜天雨雪則冰堅而與指俱裂凡為築城
故也回首一望漢月何在不知築城何時可還惟有浮
雲南征我欲俱南無奈可望不可攀何此時六親安在
附書無人戍人之骨終委棄於
高山雨雪層冰寒石間已耳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遙應隔河等句雄劔四五動彼軍為我

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承前擒賊等句潛身備行列一勝何

足論遙應幾時樹功勳句

前此隔河賊騎倏忽百羣將以伺釁寇我壘也今單于
果來寇矣胡塵一動百里為昏我戍人蓄銳蘊怒氣吞
強寇無煩塞旗袍鼓雄劔動彼軍奔矣無煩一軍齊力
四五動彼軍為我奔矣前日擒賊先擒王今虜其名王
王先擒矣前日苟能制侵陵今繫頸轅門侵陵制矣我
本奴僕敢曰功勳無幾潛身行列今日一勝何足稱功

論成士中八戰八克之吳漢公以愧倖勝邀功者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四句總收

前章中原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四句

發明出塞之故

我從軍出塞十年餘矣此十年中豈無寸功乃潛身行
列勝不足論者蓋由眾人立功多貴苟得我欲稱功自
羞雷同耳今日中原正多戰伐况狄而回紇戎而吐蕃
何一可緩惟是微倖成功封侯亦易慷慨報國固為
難我丈夫志在四方今日未敢邀功者亦自分身云
爾○軍中最多苟得之功雷同正以苟得雷同也開寶
間邊帥之功苟得者如裴休子以宰干之言阮殺瑣高
之從兵以為功如孫誨自欲求功矯制令崔希逸襲擊
吐蕃如王昱受南詔皮羅閣之賂許其合六詔為一以
其兵襲擊羣蠻滅之卒為邊患如高仙芝攻阿弩城詐
為守者以誘阿弩又偽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得瑟瑟
十餘斛無非苟得眾人貴苟得道盡邊帥倖功之弊

後出塞五首

後出塞追諷玄宗寵任安祿山是天寶間事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

四句為下

應募張本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駿馬百金裝刀頭

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易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

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以上極寫喜於應募情事

從軍者之言曰男兒生世豈徒然哉及此壯年封侯為貴顧封侯必須功業功業必由戰伐此男兒壯年事不然老死牖下無益也况今日從戎都由召募今日應募只在薊門彼薊門節度為諸鎮雄天子召募遣我輩赴其軍前三軍一動可須臾留哉但我平生不習武事今日戎器亦非素有買駿馬須千金也裝刀頭須百金也傾貲為此者誠欲樹功勳為封侯計耳於時閭里親戚榮我之行有送道周者中有斑白居易之上有進庶羞者

者至壯少年不與召募羨我之行別贈吳鉤我含笑而受良足快矣○開末寶初府兵壞曠騎廢舊時戍邊者皆已逃匿其倉卒應募皆市井負販子弟未嘗習兵之人不知利害不習安危全無况瘁既日及壯當封侯又日焉能守舊丘但知貪功倖勝棄坟墓去室家有所不顧以視前出塞戚戚去故里何如哉至於千金買馬百金裝刀想見市井狡獪喜事賈勇傾貲從軍夫兵凶器戰危事古人出師鑿凶門白衣冠送之以示况瘁今召募赴薊門非吉行也乃閭里親戚紛紛祖道斑白羅列酒酣進羞若此行召募往真封侯歸者亦足見人心喜亂安史之禍不旋踵矣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

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

動壯士慄不驕

以上寫出塞

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諷主將

募軍發矣營列東門我朝進其營而就列暮上河陽橋而就宿惟時營前大旗落日照之營外馬嘶風聲送之

遙見營列平沙者不啻萬幕我儕部伍各就所招未幾日落風靜明月懸矣號令嚴肅寂寥無聲惟有悲笳數動雖壯士有殺賊之志聞此亦憐然不敢驕也此大將何人漢有霍嫫姚者是耶非耶○祿山反范陽封常清議斷河陽橋為守禦則募兵赴其軍前時必由河陽橋去故曰暮上河陽橋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應前戰伐有功業句豈知英雄主出師巨

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我君以上都寫

重高勳

朝廷何為召募由今人開邊與古人異也夫開邊何功之有豈知英雄之主其出師有故以為六合之大雖已一家四夷之遠孤軍且入於是貔虎壯士一聞重高勳而奮身以赴焉此時大將拔劍橫空開市收馬其意若曰我誓掃漠北以其土地奉我君王其言誇大如此○天寶間祿山畜單于大馬習戰鬪者數萬日收胡馬正指此玄冥北幽州之北祿山所管處也誓開玄冥北持以奉我君正寫祿山誇大其言以固玄宗心也如奏言營州蠱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操心不正願蠱食我心之類玄宗以此信任方保不反亦愚矣哉

獻凱日繼至兩番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

轉遼海稂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以上寫玄宗寵任祿

山王將位益崇氣驕陵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以上

寫祿山反狀

惟今人重高勳獻凱者遂無虛日一若東西兩番果無虞也大將節鎮薊門地為俠窟獻凱之際吹笙擊鼓以為娛朝廷從此寵任無加因而雲帆轉輸盡供遼海東吳粳稻皆入漁陽凡為越羅為楚練輿臺之軀莫不照耀大將爵列三鎮履位彌高氣陵朝廷日無天子凡我邊人豈不知其舉動有異然不敢議議則有死於通衢耳○時祿山掩敗為功屢以酒誘莽丹醉而殺之動數千人輒以凱獻前後凡數次頻賜鐵券九載獻奚俘八

千人上命考課書上上考獻凱日繼至正指此京師為上都陵上都直書祿山反狀如踞床語馮神威曰十月灼然詣京師之類天寶十四載祿山詐為勅書召諸將曰有密旨令將兵入朝軍旅愕然莫敢異言所謂邊將不敢議議者死通衢也○海運自朱清張瑄始古未嘗有按杜詩後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等雲帆轉遼海鞭稻來東吳又昔遊章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據此是唐時已有海運此論出較耕錄豈知始於隋時九成悞也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遙應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四句言其坐見幽州騎長驅河

洛昏中夜問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逃脫而歸

我雖應募而來本良家子也遭時不幸出師多門使人何所適從哉今日主將既驕徒添稠帳縱然從逆身貴矣二十年明受主恩不為不深將驕如此我成人不早自裁恐至有辜主恩也當年東都之卒遣赴薊門今日薊門之騎必犯河洛我自分良家肯從畔亂有中夜脫逃從問道歸耳惟是出門二十年昔年親戚無復在者所存故里已成空村雖亂賊惡名幸而得免無奈一身窮老兒孫盡絕何○前後出塞公痛玄宗始開邊釁繼寵祿山驚遠功忽近虞大約是開寶間三十餘年中事以言其事前出塞曰開邊一何多內治不修而務廣地失在開邊也後出塞曰今人重高勳重高勳所以任祿山始而掩敗為功繼而將驕難制失在重高勳也以言其地前出塞曰悠悠赴交河赴交河者發卒戍邊也後出塞曰召募赴薊門赴薊門者赴祿山軍前也以言其時前出塞曰從軍十年餘此十年大約是開元十四年至二十四年玄宗信任王君奭開釁吐蕃結怨回紇之事蓋開元十五年以前番戎歲不犯邊自十五年後邊事日多故也後出塞曰躍馬二十年自開元二十四年玄宗始寵任祿山委以邊事至天寶十四載此二十年中邊事日壞禍延蕭牆為可歎也後之謀國者其亦悚然於前後出塞也夫

示姪佐

公自注佐草堂在東柯谷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谷

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四句東柯草堂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挽合

首二句

秋來多病離羣索居君來差慰耳何慰也自聞茅屋常想竹林冀得高臥領茲幽趣蓋由東柯枕山山雲一起常滿谷中山麓有澗澗水一懸直侵籬下耳况嗣宗子姪仲容最賢吾嬾同嗣宗君賢似仲容此眼前足慰他日期與竹林共遊云

佐還山後寄三首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野客

茅茨小田家樹木低六句舊諳疎懶叔須汝故相攜結卜居意

汝望東柯還矣遙想東柯向晚黃雲已合歸路恐迷也歸路有澗澗寒則抵家為急歸路有林林黑即禽鳥亦棲似此寒澗黑林汝之歸路迷耶否耶因想爾谷中茅茨甚小居然野客樹木甚低恰是田家汝還山我意亦有須於汝蓋由我性疎懶汝所素知今攜家客秦不知能為我地否也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二句承分

張素有期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四句承白露黃粱熟

我須汝豈獨居哉計此時白露初來黃粱已熟汝與我分張時亦曾許寄今來何暮耶豈其未春諒已春細何其未寄望汝亟貽我須黃粱者以其味甘苦非金菊兼之種美香配綠葵誠得寄來慰我下箸庶不負分張所期也○秋當解袂行復分張出王右軍帖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幔坡二句領至末葳蕤秋葉小隱映野雲

多隔沼連香菱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吾須汝豈特黃梁哉東柯有圃灌圃須泉分泉引水自澗而下者定有幾道幾道泉則交橫落矣坡中之植泉水一澆青翠如幔幔坡之處秋葉葳蕤而可摘泉澆之際野雲隱映而更多不獨圃耳隔沼之地香菱連生不獨坡耳通林之餘女蘿遙帶夫此香菱女蘿連隔沼帶通林想見東柯谷中此深藏數十家者更無爾我之分彼此之別是真桃源也况圃坡之間薤白如霜尤宜老病望汝重惠云○坡即秦州詩中所稱陽坡可種瓜者是也幔坡謂坡上青葱一望如幔

宿贊公房

公自注贊京師大雲寺主請此安置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

二句承杖

風已颯然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二句承杖相逢成夜宿隴

月向人圓結還宿贊公房

我宜兼信此大師方外何來秋風颯然此其意矣秋風至而秋雨來深院之菊摧其晚節秋風至而秋霜降半池之蓮墜其老紅菊荒蓮倒宜大師請此安置耳雖則安置平生之性放逐不違心地之禪虛空自在我與大師一經亂離再經播徙忽逢岐路如月再圓太師亦可自遣矣○按史房瑄高談釋老宜與贊公交好今贊以交瑄故謫此安置與公同病此詩情見乎詞

遣懷

愁眼看霜露一篇通寫愁字寒城菊自花天風吹斷柳客淚墮清

筵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我愁從中來眼前景物無非愁者看此霜露中寒城一帶菊花亦自愁人也况柳隨風飄淚因筵落哉寒城有樓水淨則樓陰入水其影自直寒城有塞山昏則塞日下山其景自斜此皆可愁者况衆鳥胥歸一鴉靡托淒其又如此

廢畦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彫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露

泥滓盡香與歲時闌

六句 廢畦

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二句 廢畦

之感

秋蔬而被霜露凋殘固宜何惜之有况暮景依依尚有數枝葉也無奈既經霜露又被風吹何往時之綠露泥並盡此日之香與歲俱闌回首春前生意如昨今日蕭條至此秋蔬之敗固物候之常所可傷者白玉盤中無物可薦為不堪耳○不悲蔬敗悲君盤空深於逝梁發筍之感

除架

公自注 瓜架也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

四句 除架

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

二句 除後

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正意

種瓜構架故有束薪架構而蔓延蔓延而葉生葉生而花開花開而瓜結此架始事也今架零落葉蕭疎矣葉蕭疎白花了矣白花了而青蔓除青蔓除而架亦除此架終事也四時之物成功者退當其既謝習力難爭而乃秋蟲之聲猶依架下暮雀之意尚戀架前有識者歎盛衰乘除自有定數寒事寥落亦何足悲蓋有初者必有終人生亦然即瓜架可悟矣○秋蟲暮雀亦似諷不知幾者棲遲危邦亂朝意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

出郭躬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

四句 往西

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

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

岡暖苦陟陰嶺洵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

以上尋置草堂地

居意未展杖策廻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四句卜居未就

此處西枝村在近郭小山間遵徑而往有水一方曲折屢渡遂達贊公之居贊公是湯休之徒而好靜蓋素心人也昨枉佳章稱述幽趣我此來為尋置草堂地因與公遠步巖間捫蘿而登則手為濕陟巘而顧則目為眩庶幾得陽崗之暖耳不謂陰嶺祇自陟也陰嶺間所見惟老大藤屈蟠樹二物不才老於山中羈客對之增惆悵耳卜居未遂策杖與窮回首層巔猶餘落日乃蔓草之上早已多露豈非陰嶺故耶由出郭至西枝村由西枝村下陰嶺自朝至暮尋置草堂地而未就此

天寒鳥已稀月出山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

四句土室

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

四句夜宿

土室大師京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迴數

奇請關塞道廣存箕穎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以上叙贊公

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尋置

地草堂

陰嶺不可居遂策杖而還土室於時天寒鳥稀人歸鳥亦歸也月出山靜山靜有月更靜也而况月光直延土室松門疎影亦復耿耿焉躋攀既倦迫此短景語樂正殷度此寒宵因於土室中燃薪燎寒燃為明燃者月照林中也且汲井取水汲為暗汲者月違石底也我夜宿贊公土室如此因念贊公德業過人天機獨秉當與支許同遊以遂江湖之逸興今日數奇遠謫關塞然道廣無悶高風自存雖處戎馬能屏塵事是土室之奇迹亦偶爾我昨來卜居陰嶺之外亦有陽岡幽尋當非一路遠色尚有諸嶺少待晨光更越山頂舍東北求西南可也還土室而謀夜宿夜宿起而日向晨有事陽岡之求又如此○房瑄以高談釋老交贊公今公一則曰好靜心迹素再則曰道廣存箕穎則知贊與瑄遊非門客琴工董庭蘭比以贓賄為事者

社詩闡卷之九終

土詩闡卷之九

五

杜詩闡卷之十

草堂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自秦入蜀詩 乾元二年

寄贊上人

公卜居西枝村未就欲卜居同谷此發秦之由詩中西枝西有谷者即同谷也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崗

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 以上卜居重崗近

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

雨乾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茶茗
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以上卜同谷

昨陪錫杖卜居南山只因老病侵尋陰崖未便故復於
重崗處冀得陽光永留者築室買田我心斯遂近聞西
枝村之西更有一谷杉漆既稠則他物稱是亭午和暖
則向陽可知况石田無收者此又足收豈非樂土今日
塞雨未乾齒疾未瘳耳他日雨乾疾瘳於此谷虎穴上
龍泓頭而勢而居柴荆之中茶茗時具徑路雖遠林丘
可通縱不得居西枝村而由彼至此我時為土室遊公
時飛西村錫放臣逐客何忝二老望衡對宇不亦來往
風流哉○西枝西曰有谷定指同谷近聞必指同谷邑
宰書公至同谷界有邑有賢主人來書語絕妙句可証
谷在虎穴上龍泓頭同谷七歌中南有龍吟在山湫後
發同谷縣詩停驂龍潭雲回首虎崖石此詩虎穴龍泓
指此無疑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崗疎散蓮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
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八句太平寺泉眼

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睹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
到山下鑿井不及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
文弱藻舒翠縷明酒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

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以上細叙泉眼之利益

高岡草莽泉不易得此泉獨出柳根汲引以來歲月已
古所以然者此泉之源出於海眼高岡在天畔水府獨
縈其間廣深雖止丈尺似可輕侮也乃宴息者過而異
之不敢輕侮有神物以憑之耳不見泉畔小蛇其姿幽
絕如絲之氣似難為雲為雨及其上騰爛熳然為雲為
雨而不難即小蛇可知泉眼矣由山頭而到山下鑿井
雖不盡土而汲水供僧美勝牛乳焉且風拂寒文藻舒
翠縷明酒客衣而見其淨細蕩林影而想其趣不獨此

耳其餘波流於宅下者通藥圃濕黃精食之可生羽翰
即飛昇不難泉畔小蛇資其氣而為雲雨井中餘澤潤
黃精而生羽毛泉眼之利物濟人如此○按水經注神
蛇成西左右小溪多五色小蛇性馴良不為物毒青白
小蛇想即此也

空囊

翠栢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皆鹵莽我道屬艱難不覺
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六句囊空之故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結出

空工

翠栢明霞不用錢買味苦堪食氣高可餐世人鹵莽焉
知翠栢明霞之趣我道艱難立節食栢餐霞之問耳凡
人夔則資井我已食栢餐霞何夔之有宜乎井晨凍凡
人食則思衣我已不夔忍飢何衣之有宜乎床夜寒此
皆囊空工之故空則羞澀欲免羞澀庶得萬錢何可得也
無衣又兼與詩蓋朝霞者日出赤氣餐可得煖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四句病馬

毛骨豈殊眾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四句感歎

乘爾代步亦云已久其奈遠羈關塞天寒正深何乘爾既久則疇昔塵中老能盡力天寒正深則今日歲晚病忽侵尋夫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人之恒情健則資其用病則不復惜亦人之常態我獨傷心者則以爾毛骨猶眾似無殊才馴良至今似有殊德是物雖微意不淺也為此感動沉吟不已一馬且然哉

送人從軍

公自注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四句從軍
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四句寫送

兼勸
戒意

弱水在甘州陽關為西域門戶弱水敗洩不能載物似
乎無地陽關峻險不獨絕境幾近天過弱水踰陽關
則必渡沙磧應無地已近天又安得人烟從軍至此實
命不猶既好武矣又何論命從軍至地曷月還歸苟封
侯也又何論年從軍者勉哉雖然萬里之役人馬相依
彼弱水陽關外一片沙磧縱有識途之馬能無失道之
虞萬一雪深馬陷一蹶不振從軍者又當戒也○結二
句誠恐此行疎虞如守不固戰不力皆是失道蓋寓言
爾云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
將軍專策畧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四句時事送末

并期
戰而茫茫以氣迷也側聞主帥能專策畧此間幕府更
多才良况今中興之主赫然命將專領朔方勁兵與賊
決戰於河陽清乾坤洗日月在此一舉我為中興之主
賀兼為判官厚期之○乾元二年十月間李光弼領朔
方兵與史思明戰於河陽諸將齊力致死呼聲動天地
斬首無筭思明逃去史言河陽之戰真為確鬪非李光
弼督諸將致死不能決勝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正
謂此也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邊城草木
歲月晚關河霜雪清

六句追言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二句

安史搆亂到處被兵我瞻四方蹙蹙靡騁君今遠行欲
何為者於時送者親朋方聞一哭行者鞍馬已遠邊城
盡一哭情盡於哭不能留矣去邊城望邊而去真苦別
也當此草木搖落歲月既晚關河蕭條雨雪又侵行者

何以堪此。我嘗怪古人送遠，往往過情。由今思之，我之別離，已經昨日，尚有不忍忘者，因知古人之情，亦猶我情，豈為過情哉。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四句先提

發秦意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網嬰，頗帶憔悴色。

四句傷贊公楊柳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

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眉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飢凍逼。野

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樞，歸鳥盡斂翼。古來聚

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以上別贊公

此饒嬰世網難免惟憐耳雖然贊公自春入秦於此或在手青青如乍忽焉雨中豆子都已成熟可知身如浮雲或南或北安必上國是關塞非耶我於異縣幸逢舊友無奈飢驅又欲他方今日野風吹衣曛黑分手自歎不如嘶馬有舊樞之戀歸鳥有故林之棲也但人非鹿豕聚散何常古來此地盡成荆棘何獨秦州為然惟是爾我相看俱成頽暮此行而後或出或處各自努力我固以漂蕩老贊公豈以放逐終贊公勉之矣○楊柳二句總見歲時之速舊註都贅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提出江上宅

鵬雞號枉渚，日色傍阡陌。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

哀失木狘，矯矯避風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八句吳侍御

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闈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

忌間謀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
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
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以上謫居之故余時忝諍臣
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
無與適干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以上自責

此地為兩當縣遠眺寒城朝煙淡矣近眺山谷落葉赤矣陰風颯颯來自千里若無意於寒城山谷間獨吹汝江上宅者於時鷓鴣啼渚日色團陸因問謫居此江上宅者何人乃侍御繡衣使而今為長沙遷客也居此幾年久矣如失木猿驚弓鳥豈忘故鄉蓋宿昔之事不堪回首耳猶憶同籍鳳翔時主憂臣辱賊滿東都軍中多間諜之奸臺臣嚴舉劾之職翁獨辨別真偽不欲一槩置法誠恐失入戮及無辜也上官佯許口是心違我翁遂遭貶斥辭金閨居此江上宅夫仲尼安旅人之遇向平識損益之在翁今日固安於境可歎者朝廷明知所以行至兩當越趨不進明義安在使翁至此不禁望江上宅為公惆悵自憐白髮徒添也

發秦州

我衰更嬾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四句先出

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况聞山水幽栗

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

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以上叙南州可居此

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

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以上言秦州不可居日

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出飲馬寒塘流磊落星

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我道長悠悠

以上發秦州

我性懶拙謀即衣食全賴天時與地氣因而問樂土思南州南州為漢源此地天氣十月如秋草木經冬猶未墜落况山水清幽足資遊覽無衣思南州者為此地有栗亭田為沃土其餘山蕘蜂窠到處可求竹笋佳蔬嚴冬不乏况清池如鏡可泛方舟無食問樂土者為此是旅寓之地雖遠於秦平生之遊於此而遂秦可發矣我去秦州只因地俯要衝事疲應接谿谷平衍無可登臨塞田薄收難以糊口不足慰老夫留旅客耳今發秦州日隱孤戍日何慘澹也烏啼城頭烏亦惜別也驅車中宵不待旦也飲馬寒塘飲馬後行也征人惆悵星月亦為磊落征人偃蹇雲霧亦為蒼茫因想乾坤大矣秦州固不可居南州豈遂終老前此棄官來秦州生意已如此今日去秦之南州生意亦可知傷哉我道悠悠何極哉

赤谷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四句從發言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

險艱句領下數章

亂石無改轍我車

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穉飢悄然村墟迴煙火何由

追六句赤谷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

嗷四句感懷

今日者遊子不得已有所之即天寒不顧矣此行可悲豈但歲暮直恐與秦從茲永訣憶我至秦時暮投赤谷西崦人家今宜從赤谷亭畔而發也我想隴坂九折由赤谷而進艱險不一此特伊始夫登高崗者必改轍今亂石縱橫從無轍迹縱欲改塗何路可遵但當脂車而前所苦者山深風多耳自晨發至日落童穉飢矣村墟迴而煙火絕童穉尤飢矣自傷貧病展轉零落雖有故鄉回首茫然似此衰年死喪無日常恐委骸道路為高人笑用是顧艱險不禁躑躅也○登大隴歷九坂赤谷亭為發軔俗歌曰隴頭流水其聲嗚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人上坂者悲思故鄉有絕死者宜公悲故鄉痛道死高人疑即贊公阮隱居之徒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領下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

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織無垠竹嵌空太始雪威遲

哀壑底徒旅慄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四句是乘險絕生

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腸熱四句是感懷

風吹遊子縹緲如仙不覺已乘險絕險絕何如蓋此為鐵堂峽藏於山谷間臺如堂隍何以曰鐵壁色之古如立積鐵也其徑上摩直蟠蒼穹其石俯入竟裂厚地峽中之竹修瘦者多徧地無垠峽中之雪亘古不化疑自太始險絕如此遊子乘之獨於哀壑之底遲回不進我僕孔痛矣况有萬丈之冰橫絕難前我馬孔疽矣似此生涯而甘之者聊抵弧矢之危耳方今弧矢倥惚盜賊充斥我欲撥亂反治無奈一身飄蓬已踰三載回首君門肺肝空

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四句

汲井歲搨搨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四句

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四句

鹽有鹹池東方曰斥西方曰鹵草木為鹵所侵一望皆白其煙則青青者為官鹽之煙乃官作則有期限蓋軍需孔亟也煮鹽必取川水故煙常在川也汲井煮者搨搨不休出車販者連連不絕自公而出斗至三百為價已昂自私而售斛得六千利更數倍蓋君子小人不問量而貪得者欲無厭耳物理自然亦何嗟歎之有○鹽錢二者皆佐軍國需唐世鑄錢天下諸爐九十九鹽井亦有六百四十軍興以來淪沒者多鹽少故遂至自公斗三百也按唐志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二年第五琦為鹽鐵使變法劉晏代之法益密遂至每斗三百何怪轉致者有每斛六千之倍公曰君子慎止足為在位者言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

二句總起

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

寒峽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

尋煙語行子傍水餐

數句單寫寒字

此生免荷爰未敢辭路難

結意

自慰

吾行邁至此悄悄堪悲矣况山谷之勢展轉多端哉雲門未轉疑為可通雲門轉處忽逢絕岸絕岸之處既有積阻積阻之處又霾天寒勢多端如此我欲度之其奈衣裳單何當此仲冬宜乎水涸豈意泝洞波瀾反添此時岸絕水阻安得人煙聊以避寒遙見有尋煙語者野人堪念也此時衣裳既單寒且兼飢庶幾得火而食乃寒亦不顧竟傍水餐者行子堪憐也行邁之苦如此而甘之者蓋以九州被兵人人負羽我免斯役已屬厚幸行路之難又何敢辭亦無須悄悄也已

法鏡寺

身危適他邦勉強終勞苦

二句泛起

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

二句法鏡寺

嬋娟碧蘚淨蕭槭寒籥聚洄洄山根水冉冉松上

雨洩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絮可數

以上

法鏡寺曉景

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

取

四句止法鏡寺

身危遠適夫豈得已亦終歸勞苦而已故始而神為傷以連值深山懼靡托耳既而愁為破以望見古寺得所依也當此曉行但見曉竹嬋娟則有碧蘚之色曉風蕭滅則有山籥之委山根水曉聞洄洄有聲松上雨曉梔蓀內欲墜雲洩矣清晨忽蒙似晴又雨日出矣既翳復吐似雨仍晴法鏡寺近矣朱甍之光炯然半開戶牖之數粲然可指拄策而入頓忘前期出蘿而眇已近亭午自曉行至亭午陰晴未定冥冥然雨將作矣子規叫行

且休矣前途微徑不復更取而止法鏡寺○
仲冬于規叫南州氣暖也所以無衣思南州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迴

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硤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

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雪浩漠漠以上寫青陽之險昨憶

踰隴坂高秋視吳嶽東笑蓮花早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

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趁人及茲歎冥冥以上借吳嶽形青陽

秦州塞外多山甚為厭苦故去秦南遊不謂其路彌惡即如此青陽峽岡巒之勢綿亘不窮雲水之氣參錯不

辨偶逢林迴硤角紛來林仍蔽也忽然斗絕壁面若削天亦窄也不獨此耳硤西有石大徑五里勢若奮怒欲

落我前仰看畏日車之翻俯窺懼坤軸之弱鬼嘯矣雪飛矣南行道彌惡如此德非初踰隴坂望見吳嶽秀若

高秋東眺笑蓮花峯之早不如吳嶽也北顧知崆峒山之薄不如吳嶽也超然壯觀青陽與作已謂上隱太虛

蔽虧日月不圖五里太石猶突兀而趁人至是益歎造物冥冥不可測度也已○日車側坤軸弱君位傾危之

象魑魅嘯霜雪飛小人得志之象尊吳嶽者吳嶽在鳳翔肅宗會駐蹕公曾扈從其處也一瞻吳嶽已覺蓮花

早崆峒薄言下無非推尊朝廷意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四句道中

石門雲雷隘古鎮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四句龍門

胡馬屯成臯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四句

感

由秦至蜀山多棧道棧道至險已屬難行奈此細泉之

流輕冰又結於是沮洳載道棧道之行辛苦矣乃不辭

行邁者仲冬日短客程須遣耳未幾至龍門鎮龍門爲石門石門苦隘雲雷難施乃峯巒交集則爲諸鎮扼要處朝廷於此設戍何爲旌竿無色白刃無光况設戍以防寇也彼賊騎屯於東都之成臯乃防虞却在龍門之古鎮雖鞭之長豈及馬腹嗟爾士卒遠戍至此豈有封疆之思無復固隅之計但聞山寒闐寂夜中飲泣而已○軋元二年十月河陽之戰安太清雖走吏思明雖遜朝廷猶發安西兵屯陝以備思明未幾思明復遣李歸仁寇陝是鞏洛間賊騎猶充斥也故曰胡馬屯成臯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天寒

昏無日山遠道路迷以上石龕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

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斡

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燕黎以上時事

石龕境僻四顧無人東則熊羆西則虎豹後則鬼嘯前則狨啼我危矣况寒日已落山路又迷傷哉遠客驅車至此月令季春虹始見孟冬虹藏不見今仲冬而見虹霓則冬行春令其應蟲蝗爲敗民有流亡見今採箭病民不至流亡不止而况雲梯上悲歌伐竹以供軍需梁齊之役五年於茲也久役困民直斡已盡漁陽餘孽正爾跳梁哀我燕黎何日安枕哉○起句本魏武苦寒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積草嶺

公自注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白日遙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

積草嶺路異明水縣以上積草嶺同谷界旅泊我道窮衰年歲時倦

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賢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

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以上述卜居同谷意

連峯亘起積陰不斷白日亦在隱見間耳况林木交風不形變態無非積陰故也過此山一分便爲積草嶺路

志異。卽是明水縣。而屬同谷界。我此來。亟圖休憇耳。客入道窮。年衰力憊。百里而外。諸彥可投。况賢令拳拳。神交有素。據其來書。盛稱同谷。定知遠客。必荷殷勤。從此朱薇。我願已足。雖卜居尚距百里。所謂茅茨者。眼中已望見矣。○公發秦時。想同谷美利。曰良田。曰薯蕷。曰崖蜜。曰冬笋。今日食蕨。不願餘。以見我來同谷。非爲謀食。亦赴賢主人耳。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

四句泥功

山不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爲鐵驪。小兒成老翁。哀

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匆匆。

以上都蒙汨沒

意結句

吾此行。朝青泥。暮青泥。朝朝暮暮。不一時。泥濘若此者。想此地爲版築。所有事。以泥爲功。故曰泥功山。我則不免於汨沒矣。豈獨我哉。白馬以汨沒爲黑。小兒以汨沒成翁。哀猿以汨沒技窮。死鹿以汨沒力盡。汨沒之同如此。寄語來人。尚慎旃哉。○白馬爲鐵驪。風塵改素也。小兒成老翁。津梁疲人也。哀猿透却墜。行路之難。當知難而退也。死鹿力所窮。車轍之窮。必至慟哭返也。

鳳凰臺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

路絕蹤。石林氣高浮。

以上寫鳳凰臺

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

有無母雛。飢寒聲啾啾。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

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

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

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

憂深衷實為此羣盜何淹留

以上感懷

此亭亭然者乃鳳凰臺其北則對同谷西伯盛時鳳凰來鳴今西伯逝鳳聲杳惟見山路峻絕石林高聳耳安得雲梯直升臺上蓋因鳳凰既去恐有鳳雛無母以飼欲剖我心血以飲啄之也夫鳳非竹實不食我心惘然可當竹實鳳非醴泉不飲我血凝然可當醴泉豈不惜微命而心血是剖良以鳳為王者瑞其雛在今特未周八極耳坐看彩翮忽長翱翔八極街圖下閣豈猶是飢寒而聲啾啾者既奉至尊即垂鴻業於以光中興慰民望我思剖心血以飲啄之者深衷正為此耳彼安史羣寇不久撲滅又何淹留之有○鳳雛比太子倣先是張良姊生子與王侶欲以為嗣譖殺建寧王倣李泌又懼倣不免故有一摘再摘之諷上元元年倣薨太子位始定則乾元年間良姊之傾危太子岌岌乎不得保其位亦可知也當時李泌久歸衡山東宮左右無人保護公欲效園綺之功不得故曰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太子倣母妃吳氏侍肅宗於青宮生倣即薨故曰上有無母雛咏鳳凰臺說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七歌之作各有所感至七而止情事俱盡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

喚子美

歲拾橡栗隨狙

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足凍皴皮肉死

四句同谷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

一歌天為我哀

有客何人蓋子美也奈一身將老白髮亂垂何此時為子美伴者狙公耳狙公食橡栗子美隨之拾橡栗子美其狙公哉似此天寒日暮只恐山谷地荒橡栗亦不可得况中原書斷歸計何從皮鞭骨折始將死矣嗚呼子美歌聲初發其哀已極彼悲風從天際而至亦嚴冬之自然今歌聲動悲風來一若為我感發者為我為誰為子美也

長鏡長鏡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

喚長鏡

黃獨無苗山雪

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四句正見托子為命意 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二歌人為

我 我子美一身妻孥所倚為命者。乃我之命。更有所托。誰

托我命。此長饑耳。長饑非子美不用。子美非長饑不依。

托子為命。夫豈偶然。蓋將荷子。以斷黃獨也。黃獨一顆。

無所用之。是子美遇窮。長饑之遇。亦窮矣。况天寒衣短。

山中豈能久留。此時妻孥在谷。待以療飢。乃荷饑空歸。

四壁徒立。男呻女吟。安在托子為命也。彼閭里未必知。

我心者。亦豈哀我窮者。聽我悲歌。色為惆悵。前則感悲。

風。次則動閭里。嗚呼子美。天人交痛矣。○一歌曰。歌已

哀。一哀字。領下六章。故二歌即曰。歌始放。三歌但曰。歌

三發。四歌但曰。歌四奏。五歌但曰。歌正長。六歌但曰。歌

思遲。七歌則曰。悄終曲。無非蒙首章哀字。黃獨一作黃

精。黃精為龍銜草。久服延年。子美時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弟生別展轉不相見

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鴛鴦後鶯鶯。安得送我置汝旁。四句

正見各遠方之故 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三歌弟應為我哀

子美有弟各天久矣。屈指計之。尚有三。今日亦應皆瘦耳。豈有強者。何以各天。胡塵一起。無幾相見也。彼鴛鴦似雁。兄弟之屬。鴛鴦惡鳥。盜賊之屬。東飛鴛鴦。亦欲赴急難而相從。後有鶯鶯。恐其遭吞噬而却退。道梗如此。安得送我。忽置汝旁。今日生離。他年死別。茫茫兄骨何處收歸。奈何不來一見也。○後漢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其義。俱釋之。今日三人各瘦。何人強。亦恐其為賊所得。誰為孝肥。可免弟瘦者。朱註。鴛鴦亦惡鳥。是與鶯鶯皆比盜賊。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喚長淮浪高蛟龍怒。

十年不見來何遲。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四句

承鍾

離說 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四歌物為我哀

子美更有妹矣昔年因亂攜室鍾離近聞韋郎已歿諸孤藐然何以為生耶此地水阻長淮我欲迎妹西來乃淮水湯湯蛟龍作惡十年稔濁妹來何暮也此方亂靡有定我欲渡淮訪妹乃孤矢滿眼旌旗蔽天杳杳南國扁舟難泛也彼林猿本夜啼者感我悲歌今啼清晝林猿有情哉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

喚同

黃蒿古城雲不

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四句寓

居同谷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五歌似故鄉應我為哀

同谷在四山中山周遭而風回伏風多則水急雨亦至矣雨密則樹濕雲亦合矣此時同谷古城在黃蒿間寒雲晦冥黃狐白狐公然欺客跳梁對客獨立蓋黃蒿古城本野狐窟穴客子無家甘受其侮無可如何也夫我生不在朝不在野并不在家却在同谷所由旁皇不寐萬感橫集無幾魂歸故鄉乃得去此窮谷其加魂招不無復有為我者矣

南有龍兮在山湫

喚蟄

古木龍窠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

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以上

寓言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為我回春姿

六歌溪壑為我哀

龍為君象南為君位今南有龍兮僻在山湫猶幸古木龍窠其枝葉下垂護此龍也無奈秋深木落潛龍在淵蝮蛇偃蹇東來水上意欲吞噬此龍我行山湫怪此蝮蛇何物出不避人若此乃拔劍欲斬既且休者念此蟄龍升騰有時歎此蝮蛇陳尸有日不見溪壑之際春姿忽回山湫之龍豈能終蟄我之歌思為此遲遲爾此以蟄龍比太子以蝮蛇比李輔國張良姊也同谷有飛龍峽湫龍潭南有龍兮在山湫潛龍勿用亦或躍在淵之象蝮蛇東來象為吞噬拔劍斬之蟄龍他日始有飛而在天之利此喻必去輔國良姊然後太子傲得安其位乃欲斬且休者當年建寧以輕於詆訐致害其後廣平王傲謀去二人李泌曰王不見建寧之事乎公意猶

是也。或曰：此為明皇作。明皇居南內，持及公主，往來宮中。李輔國常伺其隙間之，故有蝮蛇等句。然曰：龍正蟄，謂其將來，即登九五太子是。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喚男兒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

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

傷懷抱。四句嗚呼七歌兮，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悲風起白

日結始終天為我哀。有感有客字子美者，本男兒也。男兒生欲成名，一身垂老，成

名何日之有。况三年奔走，所往來者無非荒山道。苦遭關輔飢荒，歲拾橡栗以自給，食且難得，敢望成名。成名者終讓長安少年耳。豈無山中舊識，同病相憐，回首平生，祇增惆悵。嗚呼！長安卿相，幸當少年，乃其為致身計者，不過富貴山中儒生，亦有致身之思，自悲年老，自分非富貴之器。話及宿昔，祇自傷心，誰復有知其懷抱者。所由歌終情稍聲淚俱盡，白日如流，為我而速，白日之少矣。沒世而名不成矣。

萬丈潭

青溪合冥漠。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四句

跼步凌垠塿。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提綱

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如灣。澗

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

木壘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以上萬丈潭造幽無人境。

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四句閉藏修鱗

蟄出入巨石礙。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雲會。結還起處神

耳然顯晦有時今日尚蟠積水壓而未舒也萬丈潭何

如其根峭厲坦步有妨其氣迷濛側身則陷進駭洪濤
不測退礙大石蒼然進退窮矣蓋因此潭在危山絕岸
際而徑外無徑壁前有壁况此危山絕岸又勢若削成
殊無根底倒影空潭澹瀨欲絕耳時而黑波瀾無痕時
而清水光為碎時而孤雲若起於內時而飛鳥若墜其
中而環於潭外者則有高蘿叢叢如幃幄焉樹於潭上
者則有寒木森森若旌旆焉曲通潭內者則有遠川之
流潛洩潭側者則有嵌竇之瀨潭幽矣惜造幽於無人
之境境絕矣幸發興於我輩之遊所由未肯告歸歎絕
茲遊耳惟是潭中神物顯晦有時今日方冬龍蟄窟壓
深潭恐有巨石礙其出入正晦時也有日乘暑過此觀
其劈石而出升騰風雨之會則神物得志我意亦快誰
謂顯終無時哉

發同谷縣

公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况我飢愚人焉能尚安宅始來

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
境杳杳更遠適以上發同谷縣停驂龍潭雲回首虎崖石臨岐別

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戚平生嬾拙意

偶值棲遯迹去住與願違仰慙林間嗣

以上發同谷之感

墨突不黔孔席不煖聖賢且然我本愚人而被飢驅尚
敢懷安哉憶我初至同谷喜茲地僻奈迫物累難以久
居一歲之中行役至四今日更去絕境謀遠適耶於時
俯澤停驂臨崖回首蓋同谷可去同谷數子未忍即別
也數子雖係新交新交而臨別之情如此是即舊矣何
必舊而情始深惟是窮老棲棲更多慘戚耳自傷嬾拙
末由棲遯去住之際與願俱違但有顧林鳥之投宿歎
其不如而已公乾元二年自春從東都回華州為一
次入秋棄官之秦為二次仲冬發秦州為三次季冬又
發同谷為四次故曰一歲四行役初至同谷日休駕投
諸彥故發同谷
日臨岐別數子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穉。辛苦赴蜀門。四句是隴

右赴劍南紀行之始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為

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

仰千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鬪。屢踟風水昏。高有

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以上叙西

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

崙圖。目擊玄圃存。六句寫西崖對此欲何適。嘿傷垂老魂。以感

同谷有栗亭。首路從此。極不忘者。鳳凰臺耳。乃當季冬。辛苦攜家。又遠赴劍南耶。我自隴右赴劍南。從木皮嶺

始。顧此嶺最高。登頓之餘。祁寒忽失。險艱固可虞。祁寒忽失。亦可樂也。木皮嶺何如。遠岫參差。爭相輔佐。千巖環繞。莫不崩奔。我初意天地內。所尊者。只有五嶽。今見

此嶺始知五嶽而外。別有他山。仰使太虛。俯令厚地。裂也。嶺中所聞者。虎豹一聞。風水為昏。以至高處。則道

懸廢閣。如短轅之摧。下臨則石出冬青。見長根之走。不獨此耳。西崖更異。不但秀發煥若靈芝。抑且金碧之氣

潤而不散。沙土之痕。清而不雜。我意中忖度。曾見崑崙為然耳。乃目擊西崖。彷彿玄圃。其妙又如此。既登前嶺

又見西崖。舍此何適。因有劍南之役。辛苦遠征。不禁老魂暗傷也。已。木皮嶺為入蜀要路。上皇西幸。曾從此

之劍閣。上皇東歸。又由此至長安。故今日遠岫輔佐。千巖崩奔。若有朝宗共向之意。如此。崑崙玄圃。皆神仙所

居。蜀當上皇巡幸後。改為南京。公故盛言其風物。托之崑崙玄圃。

崑崙玄圃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二句白差池上舟楫。杳窅入雲

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

清石礪礪。沙白灘漫漫。以上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散。高

壁抵嶽峯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六句渡後

山行勞水行逸山路真畏途哉所幸畏途沿江忽逢渡口耳維時渡水之人參差不一舟楫所際恍入雲端而况季冬天寒又交荒野夕陽西下未及中流幸而渡頭已到我馬嘶山猿喚水石見沙灘露矣向來愁辛至此忽洗從前多病於焉少蘇無奈嶽寄在前洪濤已逝長江漸遠畏途復臨回首白沙還餘舟楫之慕攬轡陸路重增馬首之悲也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尙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四句山行

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霜濃

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六句水入舟已千憂陟巘乃萬盤回

跳積水外始知衆星乾四句遠遊令人瘦衰疾慙加餐泛行邁有程何論中夜不及程不止也於時月落崖傾前途難進山窮江至舟楫可施客子駭溟渤之當前篙師輕波瀾而自得惟是江上霜濃直苦木石之滑渡頭風急不勝手足之寒耳况江寒方脫巖險又臨向也舟行幾疑衆星在水少焉登陸始知衆星在天微月沒若沉水中衆星乾仍出水外夜景如此似此遠遊已令人瘦兄衰疾相侵雖欲加餐能努力哉

飛仙閣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闕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

欹疎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以上歇鞍閣道

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四句浮生

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爾曹四句

入蜀亦有土門山窄路微棧道駕於其上構空鑿石若緣秋毫闕于何峻結構何牢哉閣在山上遠見萬壑參

外。寒日慘淡。閣之中。長風怒號。閣道之景如此。當夫身
行閣道。不知下臨何似。及至歇鞍地底。始知所歷甚高。
此時來者往者。登頓暫息。此時人也。馬也。辛苦同之。豈
不苦飢。浮生有定。豈不思飽。分定難求。所可歎者。骨肉
難拋。長往未遂。攜家遠適。豈得已哉。○相傳此閣。乃徐
佐卿化鶴。跼伏處。故名。
飛仙宜公有家累之帳。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僻
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
俗。坦然心神舒。以上叙五盤東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故鄉有
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我廬。六句感懷

五盤之險。不異飛仙。山色之佳。如無棧道。當其仰凌棧
道。五盤真險。及其俯映江木。山色果佳。而况地僻人疏。
網罟更少。網罟少。則水清。水清無大魚。而網罟少。則反
多魚。鳥之好者。常靜。茲也不妄飛。人之野者。遠俗。茲也
巢居。俗朴如斯。快心可必。其如非故鄉何。我故鄉在
東都。今日巨猾未除。弟妹分散。亮我廬亦成丘墟耳。然
則成都雖好。何日旋歸哉。○巨猾。指史思明。史
言思明狡猾。善揣人意。猶盜跖為東陵巨猾。

龍門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四句寫龍門
危塗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裊相拄。四句寫閣
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四句寫閣
飽聞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四句寫閣

由長江下。有龍門壁。壁立長江。絕無尺土。乃長風駕浪。
浩浩至今。絕壁之上有閣。危塗相縈。如垂線縷。其所鑿

若可會則朝宗有期蓋成都東連荆沔岷山導江朝宗於海也乃顧盼之際但見孤光遊子之興仍悲前路心曾誰洗山椒且登亦何日免行役已○舟為鵝鵲橋為鼉鼉土高四墮曰山椒

劍門

惟天有設險劍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

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以上寫劍閣

王走中原岷峩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

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

極力不相讓以上叙割據我將罪真宰意欲鏟崖嶂恐此復偶

然臨風嘿惆悵四句感歎

險不可以人設惟天設險如劍閣者實為天下壯觀山控西南以衝其內石向北角以距其外兩崖之倚宛若

崇墉刻畫之狀分明城郭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也原設險取隔絕無取相通不知何時使珠玉之寶走於中原岷峨之氣便已悽愴五帝三王時道里未通即雞犬之聲不聞中國自秦鑿岷峩以通蜀務為柔遠遠人雖修職貢太古淳朴之道已喪矣因而英雄之人以此地險固而富饒圖王者思并吞爭霸者欲割據極力圖謀不肯相讓亮天應悔多設此險也計惟鏟此崖嶂以平其險既不能然又恐誅求職貢使并吞割據者究復乘機而起能無臨風嘿然獨自惆悵也已○蜀在天隅安史不到中興以來朝廷軍需皆責之蜀蜀遂困矣先是明皇荔枝之役置驛傳送瀘戎諸處騷擾已極又經大駕巡幸蜀民行齋居送日不暇給公他日居蜀作病橘詩曰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作枯櫓詩曰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作甘林詩曰子實不得弊貨市送王譏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蜀民困於誅求如此類者不可勝數其打魚一篇曰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風雷干戈兵革鬪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已知民窮走險在所不免未幾段子璋反綿州徐知道據劍閣崔旰楊子琳作亂成都篇中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

川氣極力不相讓。公蓋隱憂之。其曰珠玉走中原。岷茂氣悽愴。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豈非悲蜀民。竭蹶輸將。朝廷猶征藝無厭乎。結曰恐此復偶然。臨風嘿惆悵。則已言其有乘機竊發者。

鹿頭山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

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潤六句鹿頭山殊

方昔三分霸氣盡開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

揚馬繼起名碑兀有文令不傷何處埋爾骨以上紆餘脂懷古

膏地慘澹豪俠富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

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八句感今

武用行以來山勢彌惡忽見此亭亭然者為鹿頭山客野為開此客心為慰耳因念此地天府當年蜀主中興三分定鼎其間霸氣間發如公孫述輩亦一世之雄今唐室再造勢成一統雲間雙闕無一存者至於人文如楊雄司馬相如才名相繼聲施至今但名傳骨朽為可傷耳惟是巴蜀富甲天下地屬脂膏人喜豪俠有難治者必得老臣杖鉞播化宣風有事得便宜入奏以專達今冀國裴公入贊廟謨出奠邦國聞其鎮此巴踰歲月蜀民亦厚幸矣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

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八句至成都曾

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簧四句信成都

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

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以上感懷

桑榆落日猶照征衣至是征衣亦可脫矣我行以來山川頻異不謂今日忽到天隅况人民則新他鄉非故江流自東遊子自西乎此間層城之內喧填華屋季冬之日樹木蒼然信都會也而况吹簫鼓簧者比戶皆然奈名都自樂遊子自悲何蓋此地信美終非我土雖川梁之上路達中原乃南望之餘奮飛無自仰見鳥雀投林轉歎首丘靡托耳桑榆日落而月出矣月初出而未高衆星猶然爭光也安得月既高使衆星退舍耶至於羈旅自古有之吾所哀傷又不在茲爾○舊註以初月比肅宗衆星比史思明之徒殊謬即曰有托初月是太子俶衆星是

興定二王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

四句愁不散

百萬轉深入震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四句散愁

我官久客尚未歸者蓋由中原多故未解兵耳况蜀地多陰星光常少陰則恒雨至夜偏多客處如此亟望息戈耳今日百萬之師冀深入夫賊穴震區之民屬望不在他人屬望何人司徒是也深入何地燕趙是也燕趙本我唐舊山河司徒其亟收之興王戈息久客旆旋矣愁不從此散哉○先是鄴師之潰惟李光弼與王思禮整勒步伍全師而歸故散愁二章獨舉兩人至光弼河陽之戰史思明避安太清走殲滅賊巢在此一舉况思明在東都此時范陽空虛史云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可拔趙即可拔燕轉深入轉河陽之兵深入薊門耳下燕趙下其城也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

四句散愁

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四句愁不散

太原重地幸有王尚書鎮之吾聞其持法嚴整人不敢犯其訓練士卒齊壹有紀可亟圖恢復矣彼太原為薊北肩髀薊北為思明巢穴借問尚書幾時直搗薊北指日奏凱關西以慰朝廷北顧如是我愁散矣不然如此

丹心皓首何，恐老魂終不得招。故鄉終不得歸，愁何日散耶。○時官軍與史思明相距陝洛間，思禮鎮太原，其兵力可及幽燕，乘其不意，攻其不備，此一舉也。巢穴搗，露布達，曰：幾時詰問之辭，曰：當日決絕之辭。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干

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六句恨別

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四句期望

我去洛入蜀，只因安史充斥，連陷東都，所由於草木變衰時，流落劍外，於干戈阻絕處，送老江邊耳。惟是洛城有家，別洛城是別家也。思家步月者，月明之下，故鄉在焉。思家便欲到家，故於清宵常立耳。洛城有弟，別洛城是別弟也。憶弟看雲者，雲行之處，我弟在焉。憶弟不能見弟，故於白日常眠耳。今日司徒李光弼河陽大捷，誠得回河陽之戈，直搗幽燕，則思明殲，洛城復，洛城復則還家，見弟亦有日，時哉，勿可失，司徒尚急圖之。○時李光弼河陽大捷，乘勝搗幽燕，其勢甚別，當時胡不為也。幽燕不搗，繼有切山之敗，雖由僕固懷恩諂附魚朝恩之故，在光弼濡遲不決，亦不得辭其責，急為二字，真是勝著。

Table with 5 columns and 1 row, mostly blank space.

丹心皓首何。恐老魂終不得招。故鄉終不得歸。愁何日
○時官軍與史思明相距陝洛間。思禮鎮太原。其
其不意攻其不備。此一舉也。果

開道兩陽近。乘勝司徒急。為賊斷...
 秋去...
 初家...
 其不意攻其不備。此一舉也。果

觀音

之姑... 幽燕... 世... 其... 當... 不... 也

卷十一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開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成都詩 上元二年

酬高使君

詩高使君為彭州刺史
以詩寄公公酬之也

古寺僧半落空房客寓居酬高招故
人供祿米鄰舍

如酬高使君雙樹客聽法二
本肯載書

賦或似相如酬高使君

杜詩闡卷十一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成都詩 上元二年

酬高使君

時高適為彭州刺史以詩寄公公酬之也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酬高招提二句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

蔬酬高佛香二句雙樹容聽法酬高聽法二句三車肯載書酬高聽法二句草玄吾豈敢

賦或似相如酬高草玄二句

使君來詩曰。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夫我即次招提。焉有討論之暇。亦僧人牢落。假此寓居耳。使君曰。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謂我客寓僧房。若有資於佛香。僧飯者。古寺牢落。豈有佛香。安得僧飯。我之蔬米。亦賴故人損惠。鄰翁高誼耳。使君曰。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古寺無僧。與誰設難。何處翻經。縱使雙樹間。容予聽法。不知三車書。誰為我載。使君曰。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謂我一官拓落。如楊子草玄。為人譏誚。夫吾於草玄。豈敢若謂此外何言。則相如之賦。尚或似之。未必才盡也。容齋曰。古人酬詩。必答來意。如此詩。高曰。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公則曰。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如鐘磬在懸。扣之則應。余意全首皆然。

三車出法華經注誤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四句奉酬

情之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二句望鄉猶未已。四海尚風

塵結意推開

我今力疾為愁多。老至又逢早春。故汲汲然起坐。清曉也。旅愁之客。借春破愁。垂老之人。將春忘老。不意爾之來詩。反悲早春。因而轉添愁。更覺老。然力疾之興。豈真為來詩敗。早春之色。豈真為來詩減。蓋我雖老。紅入桃花者。自嫩。青歸柳葉者。自新。所難為者。望鄉未已耳。望鄉未已。亦四海風塵故耳。是早春不足悲。四海風塵。真足痛也。

卜居

浣花溪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二句卜居已知出郭少塵

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鸚鵡對沉浮。

四句寫林塘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結意推開

浣花溪水西。林塘環繞。主人裴公為我卜居。境幽矣。既在郊外。幸少塵事。又枕江干。可銷客愁。况往來林塘者。無數蜻蜓。齊上齊下。一雙鸚鵡。對沉對浮。齊上下。似林塘妨獨客。對浮沉。似林塘非定踪。主人雖為我卜居。我

豈終老成都長與蜻蜓為緣鴻鵠作伴者我昔年下錢塘遊會稽扁舟乘興每飯不忘是東行萬里本我素懷有日泛小舟上山陰我願斯遂耳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貲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四句出郭

相訪憂我營茅宇攜錢過野橋二句遺草堂貲他鄉惟表弟還往莫

辭遙結點司馬弟

今日客中有何遷次江干索處未免寂寞此際肯來相訪者其人與一老必非漫然幸有肯來相訪者我愁之破從今朝始夫我營茅宇雖無錢只自憂耳誰為我憂者矧曰攜錢不謂憂我無貲攜錢贈者即出郭相訪之人也豈無他人不如表弟過此以往草堂有成尚時時惠然哉○裴冕但為公小居耳營草堂裴冕無與此題日遺草堂貲所謂經營上元始者事在王司馬矣至曰悲破是今對知公入蜀以來愁未嘗破不為高使君來詩破不為裴主人小居破為王司馬肯來尋而破甚矣人不易愁愁不易破也

堂成

題曰堂成雖承前卜居遺草堂貲其實堂成二字竟似現成後寄題江外草堂詩有雅欲逃自然事迹無固必等句即此命題意也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橙林礙日吟風葉自公

注橙木名不才可充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

薪而已惟蜀地最宜六句頻來語燕定新巢堂成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學解

嘲二句推開

治屋者必誅茅以覆屋是為蔭而草堂成矣况路既緣江往來甚便堂復背郭郊市相依有堂則有植橙木籠竹蜀產之賤者我客裏營堂原非久居所栽樹木亦無用為十年計聊栽橙竹取其吟風滴露耳至於飛鳥暫

止原無定踪。將數子。庶幾妻孥有托也。語燕頻來。不肯苟居。定新巢。從此天涯偶。憇也。昔有揚雄。曾作解嘲。我非蜀人。莫將楊雄之宅。錯比我堂。蓋我堂雖成。將來白茅青郊。禮林籠竹間。未卜飛鳥語。燕得年年將子。歲歲定巢否也。故嬾惰自安。任人笑。并亦何心於作解嘲哉。

賓至

幽樓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六句賓至

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二句期之

郭外幽樓。往來幸少年。侵老病。拜謁須扶。亦何心於賓至。彼文章驚海內。宜乎車馬駐江干。今江干之上。車馬何來。意者文章驚海內。乃自分何有也。然則車馬駐江干。夫豈不謾勞也。彼踟躕車馬者。為佳客。此潦倒文章者。為腐儒。何堪佳客淹留。享此腐儒粗糲。或者藥欄堪看。乘興還來。若為老病之人。文章驚世。故連騎結。期再涉江干。何敢勞我佳客也。○茅容以草蔬延郭太。陶侃以芻秣留范逵。蓋海內文章。正出於粗糲腐儒。想見子美自命處。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靜雨。

裊紅蕖。冉冉香。四句狂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穉子色淒涼。

二句狂欲填溝壑惟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二句狂

夫之遇我草堂在萬里橋西。豈無居人。覺萬里橋西。只一草堂。百花潭水。直作滄浪觀可也。堂前有篠。篠翠矣。風含焉。娟娟自靜。潭中有蕖。蕖紅矣。雨裊焉。冉冉能香。我風雨中。所對者。惟翠篠。惟紅蕖。故人之書。宜其斷絕。穉子之色。宜其淒涼。且如此風雨。而翠篠紅蕖。靜者自靜。香者彌香。所以故人之書。從其斷絕。穉子之色。任其淒涼。溝壑不知。疎放自若。老而彌狂。竟以狂夫自命與。

有客

前日賓至有為而至此日有客不時而有賓至命題取左傳賓至如歸有客命題取周頌有客有客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疎快頗宜人四句自述

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四句有客

衰年病肺差喜臨江卜宅耳况卜宅為遠喧卑臨江既可避俗避俗正求疎快臨江頗覺宜人惟是避俗非避客也所以人宜客亦宜也忽焉有客造廬相訪因而呼兒正巾出迎雖然何以待客園蔬可摘且復自鋤凡以客情既親即小摘亦不為褻耳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

葉黃鵬空好音四句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四句懷古之感

我尋諸葛祠堂相傳錦官城外有柏森森者是乃羽扇綸巾容不復見矣映階碧草自春色耳隆中梁父吟不復聞矣隔葉黃鵬空好音耳彼碧草黃鵬本無情之物乃春色好音有曠世之感所以然者當年先主為天下大計三顧草廬頻繁枉重丞相歷老臣苦心兩朝膠力開濟靡遺夫計與心在人生與死在天在人者可為在天者不可與力爭丞相嘗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死是丞相素志所恨者出師未捷此身先死五丈原耳夫丞相出師本欲吞吳滅魏以一統還漢室出師未捷將吳終不得吞魏終不得滅一統王業終不得成天下之計徒然老臣之心空費千載下過此祠者徒留連於碧草黃鵬灑淚滿襟而已○丞相祠堂近在成都西南却曰何處尋正有無窮追慕意蓋恍惚如見如不得見也且所謂尋正欲得其天下計老臣心千載而下一相印証

石笋行

公客成都作石笋行諷奸臣之壅蔽作石犀行諷小人之誣妄作杜鵬行諷朝廷之寡恩故曰詩史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

苔蘚食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

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以上石笋惜哉俗態好蒙蔽

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垂迨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四句

托諷嗟爾石笋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

使人不疑見本根四句結還石笋

益州城門此石笋雙蹲者傳為海眼乃波濤之痕已經
蝕盡雨過而後但有碧珠所謂海眼寃屬恍惚意者卿
相墓前之物未經磨滅亦殉葬之具耳惜乎時俗不知
好此蒙蔽豈知石笋猶小臣也石笋雙蹲使城門失其
高大小臣媚至尊以至政化垂迨坐失大體不至傾危
國家而不知已噫嘻石笋豈海眼卿相墓前物耳其擅虛
名後生亦知之否乃駿奔不暇亦獨何哉嗟此石笋安
得五丁壯士拔擲天外其為本根立見即益州城門可
免蒙蔽矣○石笋作斷指李輔國輔國本根飛龍殿小
兒耳官判元帥朝呼尚父如石笋擅虛名忘本根也决
事銀臺關白承旨可謂垂迨失政體矣宰相率子弟禮
節度皆門下士可謂後生皆駿奔矣與張良姊表裏禁
中其媚至尊直侍幃幄專事蒙蔽也自靈武給事銀璫
盃皆後生如李峴者真壯
士篇中無一句不切指

漫興九首

漫興者漫然而興也公嘗曰老去詩篇渾漫興

眼見客愁愁不醒一句領至末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

造次便教鶯語太叮嚀

客愁不醒矣苟無春色喜其不醒奈此無賴春色何春
色來而花開矣鶯語矣彼花開但憑春遣然知我愁亦
須少待即遣花開似此造次其攪人心何深也即鶯語
亦聽春教然知我愁亦須姑忍便教鶯語似此叮嚀其

亂人意何太也。深造次太叮嚀。無賴鶯花爭妍弄舌。絕不知有江亭中人。無可奈何者。人事紛囂。乘時熱鬧。大率類。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二句恰似春風相欺。

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二句諷人。

桃李二花。野老手植。物各有主。縱使墻低。不比道旁。還是家也。那許攀折者。過而問焉。彼春風偏不。管花有主。花有家。乘此深夜。恰似可相欺。而吹折得者。此數枝花。亦安能與春風相抗矣。○分明為強暴所侵。寓意春風在國風。為野麴諸什。在公集。與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同讀。

熟知茅齋絕低小。自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琴書內。

更接飛蟲打着人。三句諷人。

我茅齋低小。只可自娛。亮無不熟知者。燕子何為。若狎我茅齋。低小。而故來。且不一來。而頻來。既銜泥。點污我琴書。又呼朋引類。以借來。彼飛蟲物之最。猥瑣者。為燕子所接引。而居然肆侮。茅齋亦奈何矣。○公劍外相知。惟解斯朱老。阮生幾人。此外總非同調。此章亦有為而發。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能幾回喚起下莫思

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二月破。三月來矣。少壯逢春。真為快意。漸老逢春。二月破者。能幾破。三月來者。有幾來耶。彼卜菟裘。營兔窟。碌碌無窮者。只坐不知身外耳。誠知無窮之事。皆屬身外。決不以朝露人。為拱木謀。惟是飲河之量。滿腹而止。非惡其餘。誠有所限。蓋萬事不可踰涯。我生只依分內。即如此酒。本是無量。當其醒也。滿酌何辭。及其酩酊。難加一勺。豈非有限。有限。不敢不盡。且盡。正緣有限。即此而推。豈獨酒杯。

腸斷春江欲盡頭。腸斷二字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

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春江本無盡頭，行到春江，忽腸斷其欲盡頭也。然則萬事誰無盡頭者？到盡頭而腸斷遲矣。腸斷者，正在欲盡未盡，未盡欲盡際耳。怕其欲盡，徐步獨立，老人之愁如此。彼無賴桃柳，輕薄顛狂，那曉春江欲盡，有隨風舞逐水流耳。是可歎也。

癩慢無堪不出村

癩慢二字貫下三句

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

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三句總寫不出村意

我今癩慢，竟門以外，無賴春色，無一可堪者，不是欺人。春風吹折牆李，便是銜泥燕子，接引飛蟲，不是柳絮顛狂。隨風亂舞，便是桃花輕薄，逐水爭流。出村何為？且掩柴門耳。柴門外無一可堪，柴門內呼兒自在。當此蒼苔自靜，有限之杯且盡之。碧水自昏，欲盡之春江亦聽之。我其甘心癩慢哉。○此章語意與高逵夫九日詩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感慨相似，呼兒自在，大占地步。

繆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

二句貧况，筍根穉子無人

見沙上鳧雛傍母眠

二句借隱

我今不出村矣，但見徑上楊花，白氈相似。溪頭荷葉，青錢類之。我其鋪氈數錢哉。况笋根出子，往往避人。沙上眠雛，時時傍母，我真掩門呼兒與偕隱矣。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

二句初夏人生幾何春已

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結句借酒說法

無賴春色，到此都盡。無復柳絮桃花，已見柔桑細麥。方道二月已破，三月來者，又是人生幾何春已夏也。大塊風光，隨時供給，碌碌者自放過耳。只此香醪，能不放此如蜜甜者，始為我有。纔一放，此如蜜甜者自在。香醪人生幾何，忍當杯輕放哉。○不放香醪四字，莫輕看他。日憑誰給麴蘗，細酌老江干。又曰：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細酌深憑，纔是不放。彼草草呼尊，粗粗浮白，便命酒人者，於不放二字，正是河漢。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

二句自矜誰謂朝來不作

意在風挽斷最長條二句不足恃

柳絮飛楊花落。嫋嫋然隔戶楊柳。尚有三眠之態。蓋自吟為十五女兒腰也。其朝來作意。誰曰不然。忽被狂風長條挽斷。彼弱嫋嫋似女兒腰者。今安在哉。物態靡常。風光同盡。都在野人漫興中矣。○作意二字。寫其矜寵。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身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四句北橋

池水觀為政厨煙覺遠庖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四句

美新津令

新津北橋樓枕城上。凭樓一眺。其勢迴絕。所以開筵之處。直當身巢耳。而花開樓際者。可數其朶。柳拂樓頭者。但指其梢。樓高如此。令何如哉。我於樓上俯臨池水。知為政者能潔已。偶見厨烟。想遠庖者能仁民。吾寓西川。可供客眼。惟此新津江郊。為不同耳。

遊修覺寺

修覺寺在新津東南五里。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二句詩應有神助我得及春遊

遊二句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二句禪枝宿衆鳥漂轉暮

歸愁二句

野寺距城江天豁矣。山扉遠俗。花竹幽矣。因江天花竹之勝。詩興忽來。若有神助。對江天花竹之美。喜得乘興。及此春遊。猶是春遊。我得及之。覺得不先時。不後時。蓋春遊同。我得及異也。亦春遊易。我得及難也。既有花竹。因有徑石。徑之於石。相為縈帶。既有江天。因有川雲。川之於雲。自為去留。惟是仰見禪枝。衆鳥有托。我無歸處。人不如鳥。興悲何極耶。○謝康樂夢得池塘春草句。曰此語有神助。公用其言。蓋公平生作詩。自言下筆如有神。詩成覺有神。蓋思力所至。漸近自然。有如此。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二句實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

私。二句虛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二句後客愁全為減。

舍此欲何之。二句後

昨遊此寺。今渡此橋。一而至再。留滯可知。江山春色。本無待者。今為重遊。而若有待。花柳風光。向無私者。今為重遊。而更無私。於時野際煙光。浮浮欲薄。沙頭日色。再能遲。我前愁暮歸。今則客愁全減。有寺可依。舍此何也。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二句領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

臺衰疾。江邊臥親朋。日暮回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我昔居京洛。今迢迢。然已在雲山外。故人音書斷絕。不來矣。為思京洛作賦之客。但有神交。欲上此地。望鄉之臺。其如力盡。所以連年衰疾。江邊獨臥。而况此際親朋。日暮各回。雖然。我本白鷗。白鷗久客雲山。何心京洛。然則且水宿耳。亦何事而有餘哀也。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二句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

二句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慙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此處烽火不及。遠在煙塵外。此村居人鮮少。亦只八九家耳。地僻人稀。如此於時。溪上圓荷。方浮小葉。田間細麥。正落輕花。卜宅於斯。真烟塵外之一叟。為農於此。即八九家中之一人。古遠宦能延年者。葛洪以丹砂求為勾漏令。我從茲徒老。豈有丹砂之求。去國自遙。又非勾漏之令。不亦遠慙古人哉。○八九家者。非南鄰烏角人。

本言
西一草堂不為少廣言之錦官城外八九家不為多

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

四句
梅雨

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

四句
苦雨

成都以上皇西幸陞為南京此地有犀浦縣昔李冰以石犀壓水怪者夫犀浦為水會處四月又梅熟時故湛湛長江日從犀浦道而去冥冥細雨又於黃梅熟而來夫長江去細雨來水勢先雨勢而雨勢繼之因是茅茨之疎霑雨易濕而况雲霧之密釀雨又多計此時獨蛟龍得志耳蛟龍與雲雨於上遂使江水之盤渦洄洑者與岸爭回旋而日漲垂老之人無復蛟龍雲雨之志蛟龍自喜雨耳其如我苦雨何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倚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

四句
田舍

檉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鷓鴣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四句
田舍

景物

我為農宜居田舍田舍何在在清江曲既為田舍應有柴門柴門何向向古道傍此古道傍草深矣村逕無從覓市井宜迷此草深處地僻矣賓朋之至者亦稀衣裳宜懶出而田舍邊植檉柳以資其蔭而枝枝弱入而柴門內種枇杷以取其實而樹樹香遠望清江一曲有鷓鴣者趁斜陽曝短翅休焉息焉何自得哉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一章通寫
事事幽

自去自來

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

釣鈎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復何求

我臨江卜宅故村抱江流今日長夏村居事事幽絕耳仰看梁燕自去自來無求於世俯見水鷗相親相近亦

樂其羣。我當此長夏。村中何事。惟彈碁耳。誰為伴。老妻是也。誰為局。畫紙可也。夫紙以題詩。畫為碁局。焉用文為。江上何事。惟釣魚耳。誰往釣。穉子是也。誰作釣。敲針可也。夫針以縫裳。敲作釣。志豈在魚。惟是微軀多病。藥物為急。所須誠遂。此外何求。雖事事幽。謂之無一事。也可。○公投老江村。原無一事。曰事事幽者。無事之事也。無事之事。何害於幽。既已曰幽。猶之無事。然職官有職官之事。野人有野人之事。野人之事。野人經濟也。梁燕去來。與物無競。水鷗親近。物各得所。老妻穉子。一家之熙熙。可想。敲碁下釣。江村之事業。可想。借藥延年。留軀有用。清江一曲。有如此野人否。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窓

二句進艇發端

晝引老妻乘

小艇晴看穉子浴清江

進艇之伴

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

本自雙

進艇所見

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

進艇所須

為客雖耕南畝傷神自坐北窓身在南心在北聊進艇以遣興耳誰伴我小艇之中堪容老妻老妻而外但有穉子乘者乘浴者浴進艇不孤矣不見俱飛蛺蝶艇前相逐並蒂芙蓉江上雙開我引老妻看穉子何以異是况艇中所攜者茗蔗具備盛以瓷甕何必玉缸為而謝也南京之客不過如此北望之傷亦差慰夫○江村一章以梁燕水鷗興起老妻穉子此章先叙老妻穉子以蛺蝶芙蓉襯映各自有情俱飛相逐並蒂自雙正見家人婦子倡隨結伴非有勉強蓋公數年來飢走荒山室家難保不曰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則曰嘿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不曰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則曰歎息謂妻子我何隨爾曹久矣無妻孥之樂矣至相攜入蜀草堂初成乃於語燕定巢飛鳥將子鳧雛傍母穉子避人托物流連始有家人之興江村進艇二章於老妻穉子曲盡優游倡隨之樂蓋情隨境遷興與時會有不期然而然者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四句江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繫小楫容易拔船頭四句江漲

景物

我柴門外江水暴漲兒童報曰其流甚急兒童知幾哉報則報矣纜下床已高數尺方倚杖即沒中洲嗟何及也此時惟迎風燕細動江天與逐浪鷗輕搖水面至於漁人繫楫易拔船頭則亦有不假力者蓋燕本無家鷗亦忘機漁人浮家泛宅故皆怡然於急流之際而動者動搖者搖繫楫者繫楫若我身世多累焉能如二鳥悠悠漁人泛泛即下床而何之縱倚杖而焉往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

客船隨返照來四句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旁琴臺

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公自注得稱城關四句感懷

岸直則江駛水淺岸回則勢曲潭深此野老籬前江岸回曲其柴門不正者以逐江勢開耳此時向江一望但見澄潭上漁人結網返照下賈客艤船吾豈長與漁人賈客為緣者所關心惟長路干盤劍閣之險歸途難問最無意惟孤雲一片琴臺之畔何心久留况彼處王師未收東郡此間畫角又復驚秋柴門野老何以遣此○自乾元二年秋鄭滑濟汝四州皆陷於史思明上元元年夏四月思明又入東京是東郡尚未收也至上元二年五月令狐彰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徙屯杏園東郡始收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二句領寄巢生子

不自啄羣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

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

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

以上叙杜鵑之失所。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

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四句挽合起處

此為上皇遷居西內而作。昔年有蜀天子相傳其化為杜鵑有類老鳥誰復知為蜀天子者亦嘗生子不自哺而寄巢他所羣鳥代之同是鳥也羣鳥代為哺者以杜鵑昔日曾為天子有君臣之舊禮雖則云然乃生子寄巢縱有骨肉一身依然羈孤耳子既寄巢身還竄伏至夏號呼似有欲訴所訴謂何得毋身已摧殘不勝發憤自傷羽翮雖帶無異形愚故其聲如此哀痛與夫昔為帝王今為杜宇蒼蒼變化何常之有古今萬事反覆皆然彼有君臣舊禮者亦曾回首當年羣臣趨踰之日否也。○上皇自蜀歸居興慶宮謂之南內上元二年七月李輔國矯制遷上皇於西內詩中化為杜鵑似老鳥喻上皇昔為天子今老而遜位也雖同君臣有舊禮謂當時上皇雖居南內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嘗召郭英父等上樓賜宴有劍南奏事官過樓下輒拜舞是君臣舊禮未嘗廢也彼輔國於上皇亦有君臣之義今謀為巨制離間上皇父子致使夾城起居蕭宗不復致問至遷居西內如杜鵑寄巢他所又竄身深樹中也當上皇為輔國所逼謂高力士曰我兒為輔國誤不得終孝養矣此即發憤號呼之謂與上皇昔為天子今成羈孤羈孤不已至於竄伏向時滿眼骨肉如如仙媛安置矣玉真公主出矣至陳玄禮高力士皆不得留所留侍衛兵纔庭羸數人所謂當殿羣臣趨者安在日豈憶傷痛之至也托之杜鵑者上皇曾幸蜀唐人詩每以蜀王例之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苧粟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

食堦除鳥雀。駟四句南鄰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四句歸

錦里先生頭戴烏巾。山人巾也。園收苧粟。山人租也。山人可以貧。又不可以全貧。山人不貧。風流安在。山人全貧。經濟謂何。未全貧。斯為錦里先生耳。有錦里先生。則有錦里兒童。先生不謝客。故兒童亦樂先生之樂。而喜

看賓客。有錦里園居。因有錦里鳥雀。先生收芋栗。故鳥雀亦食。先生之食。而馴擾堦除。南鄰如此。未幾泛秋水。駕舟航而歸。秋江之水。太深不得。太深不便於野航。四五尺足矣。今喜纜深。野航之人。多受不得。多受不宜於秋水。兩三人足矣。今喜恰受。水纜四五尺。航只兩三人。水與航相得也。此時江村上。白沙翠竹。暮景侵人。我遂望柴門。乘月色而還。一時江村情景如此。○公有南北兩鄰。北為王明府。南必朱山人。山人而外。斛斯酒徒亦南鄰。此章南鄰。定是朱山人。山人有水亭花榭之勝也。

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臯。愛酒

晉山簡能詩。何水曹。

六句美明府

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

明府見訪

江村有南鄰。又有北鄰。北鄰明府。曾為縣令。未嘗辭滿。忽焉能冠。一何高也。明府安得青錢。縱有青錢。獨買野

竹俗物。偏以雅用。明府亦有白幘。雖覆白幘。自岸江臯。見客何必整冠。且明府愛酒。為山簡之流。明府能詩。又何遜之。侶真我徒也。幸居北鄰。故老病江干。頻煩相訪。肩輿不御。步履忘勞。與○南鄰秋水遙隔。先生必泛航而訪。北鄰村逕可通。明府但步履而至。南鄰鳥角。北鄰白幘。人物一流。南鄰之老收芋栗。北鄰之叟買青竹。經濟無異。公得兩鄰如此。江村儘不寂寞。明府黃鶴謂是王明府。

泛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回溪。

二句點泛溪

誰謂溪上小。未盡喬木

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峯上雪。纖纖雲表霓。

溪上之景

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

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

八句上

事之。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

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歸

草堂暮矣且泛花溪花溪一帶直至喬木以西而未盡於是出溪中望遠郊循遠郊眺秋色仰見峯上雲表霓何纖練哉爰有兒童爭攜罟弋菱荷倒運路迷但知得魚採藕以為樂此雖兒童戲事而魚鮮藕美人情之所好已可見所惜者物雖賤事多賒耳泛溪將還遙望我溪已帶暝色近見異舍所在雞棲進舟則在落景時登畦則在霜月下濁醪初熟旅人可遣矣東城鼓鼙他鄉亦未寧也泛溪之始末如此○東城舊作東都悞出郭詩曰他鄉亦鼓鼙

贈蜀僧閻丘師兄

公自注太常博士均之孫

太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

四句另提

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當時

上紫殿不獨卿相尊世傳閻丘筆峻極踰崑崙

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昏青熒雪嶺東碑碣體製存斯文

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

八句叙傳世之久

我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小子

思疎濶豈能達詞門窮愁一揮淚相遇如弟昆

八句叙淵源

我

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

滯雨粳稻臥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

八句叙客居

景晏

步修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

黑驅驅爭奪繁惟有牟尼珠可照濁水源

八句贈詩之意

太師生銅梁真為獨秀况籍籍者尤名家孫也名家何人其先閻丘博士鍾靈傑出追維天后臨朝惟儒冠墨客承恩者乃得上殿不然雖卿相不為尊然莫如爾祖閻丘筆也蓋由閻丘筆墨高極海內當世所推所以天

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靈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溲。山水盡亞洪濤風。以上山水圖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

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四句將看畫結

王宰善畫山水真蹟難得一迫促則捉刀以應耳壯哉此圖乃方壺崑崙圖非巴陵洞庭日本赤岸諸處吳楚山水之景高堂素壁間忽然對此幾疑巴陵洞庭日本東也赤岸水與銀河通也既通銀河則有雲氣隨飛龍矣此中舟人漁子如在巴陵洞庭日本赤岸之浦溲此中山木從寵如撼巴陵洞庭日本赤岸之風濤所以然者能工遠勢耳故咫尺之間恍惚萬里既有巴陵洞庭日本赤岸即吳淞江水亦在此尺幅中褰裳末由并刀剪取以慰我吳越舊遊之思不亦可乎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韋偃京兆人寓蜀善畫馬韓幹之匹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二句泛起戲拈秃筆掃驎

騮。窾見駢麟出東壁。一匹齧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

四句畫馬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二句題畫之意

韋侯去矣留畫東壁間者知我愛其畫之獨步耳果然神駿躍出壁間不過戲拈枯管乃一匹齧若真齧一匹嘶若真嘶雖曰畫馬坐看千里何必舍此更覓蹄今日時危正須此物安得真致之與人同生同死一心成大功也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一匹本此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末滿

堂動色嗟神妙。四句總起兩株慄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

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憇寂寞。龐

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八句細寫

神妙 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
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君放筆為直幹。進一層

古松難畫。向推畢宏。今惟韋郎耳。筆纔絕。樹杪風來。圖初成。滿堂色動。歎曰。何神妙哉。其幹慘裂。如披鱗皮。其枝膠曲。如見屈鐵。其鱗皮之白處。疑龍虎死後。蛻骨山中。其屈鐵之黑處。恍雷雨來時。垂陰天際。不獨此也。點綴松根者。更有胡僧。寂寞獨甜。雖跌坐。而原無住著。偶然偏袒。無色相。而松子常飄。畫之神妙如此。我有東絹。待子落筆。只須直幹耳。直須放筆者。直非拘謹。所能放也。則無顧忌。無束縛。坦然率意。行所獨是。蓋拘謹者必多也。

一室 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四句

情景 一室 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四句

感懷 一室 孤矣更在他鄉。空林寂矣。又當暮景。何以遣此。忽聞塞笛。何處傳來。此際江船。那能俱去。聞塞笛而添愁者。為來巴蜀多病也。見江船而獨立者。為去荆蠻無日也。昔者王粲客荆。留井志意。我亦王粲。但不知荆蠻之適。果在何年。巴蜀之去。定於何日。他年留井此地。得同峴山遺跡否耳。○公寓蜀。實思去蜀。故嘗曰。此生那老蜀。公上世本襄陽人。襄陽故土。屢動歸思。不曰。吾家碑不沒。則曰。鹿門自茲去。故將適吳楚。有詩。將赴荆南。有詩。登舟將適漢陽。有詩。究之出峽計。遂還荆。願虛至。大曆五年。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一室八句。已堪腸斷。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三句赴 詩態憶吾

曹東郭滄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回首興滔滔。五句

寄陶

吾老矣尚為樊籠中人今日出入為勞者飢驅故耳於時作客之情思投青城之異縣賦詩之態常憶二尹為我曹而成成都出矣因見青城東郭二水合流適與滄江交會遙望成都西山上積雪若與山色爭高至於二尹詩態二尹文章也世以文章為病似此文章差等何病此我論詩之興回首二尹滔滔欲瀉耳東郭青城郭蜀城之東二水合流南下土人謂之合水西山上積雪經夏不消想公見東郭滄江西山白雪忽觸陶王詩態其雄渾處如滄江合流其明淨處如白雪高潔故於詩態憶吾曹下緊接此二句即以文章詩興足之也差作校字義解底作何等字義解公謂世以文章為病不知與何等病相校正見文章非病

寄杜位

位為李林甫諸婿林甫敗楊國忠發其奸親黨坐貶者五十餘人位貶新州此天寶十二載事上元間移之近郡公有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

君已是十年流此聯承寬法句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

頭此聯承歸懷句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二句自述所懷

汝貶新州不為嚴譴今奉寬法而歸幸矣乃想汝歸懷未能釋然者何故回首當年逐客一時五十餘人誰不萬里去者曾幾何時汝之放逐亦已十年今邀恩赦未免痛定思痛耳况汝初貶新州國難未興數年以來塵隨眼矣即汝未貶新州年方強仕數年以來亦雪滿頭矣今日汝離新州我遊玉壘題書奉寄心緒茫然計惟亂定重到曲江不知當在何日耶

野望因過常少府

野橋齊度馬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四句野望

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四句過常

府

青城橋上一時行者齊度馬矣我獨倚橋而望秋色悠哉一望青城叢叢翠竹覆之而合一望灌口湛湛江水從彼而來而少府之村不遠矣因入少府村喜得樵徑以相引遂嘗少府果適逢栗園之始開自野橋度馬來入村而後為時已久高天日落幽人可回乃至此而未遣客回何少府多情哉

丈人山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

四句丈人

丈人祠西佳氣濃緣雲擬住最高峯掃除白髮三千丈

君看他時冰雪容

四句發明為愛丈人山二句之意

我客青城不敢唾此一片地者誠愛青城丈人山為五嶽長其丹梯之處幽意多耳幽意何如不見祠西佳氣高峯緣雲他日卜築於祠西高峯間斷黃精以延年掃除白髮豈然有水雪之姿愛丈人山者以此此人有所厭棄則唾之秦韓不顧而唾趙太后曰老婦必唾其面不唾者愛而敬之也智度論若入寺不唾僧地

出郭

舊註公從青城出郭歸成都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斜景雪峯西

四句出郭

之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

出郭之感

秋天本高對晚景而忽低况鹽井之煙漠漠更遠雪峯之景冉冉欲斜因想故國庶幾兵馬息矣乃猶兵馬幸寓他鄉庶幾鼓鼙寢矣乃亦鼓鼙此時伴客者止有烏耳烏為舊烏我客青城亦惟與烏為舊識耳將出郭而啼者惟舊烏我別青城亦惟舊烏還堪戀耳然則今夜客不與舊烏啼又誰與哉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公自注王時為蜀牧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二句喚詞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二句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二聯承明首二句老夫貪佛日隨意宿

僧房結意自述

凡人必有所恨故倚木長吟今子何恨乃倚木吟詩於此秋深候也此時伴客吟者惟蟬聲嘹唳鳥影迴翔耳蟬聲集而遊子無依能無風物之悲鳥影度而侍郎不見難免登臨之恨子果何恨或者恨是子雖恨也老夫則否老夫惟貪佛日隨喜僧房何必倚木長吟耶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四句省覲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

亂離之世父南子北萬事皆非即如我弟在江左妹在鍾離無家可尋矣子赴江東訪庭闈獨有萊子斑衣之慕誠不易得但道梗路塞不知何處可訪耳子往江東必由黃牛峽白馬江而下遙想黃牛峽靜其灘聲自轉白馬江寒即樹影亦稀亂後關河蕭瑟有如此者我尋弟妹君訪庭闈各須竭力但子往江東既非故鄉我於故鄉亦復契濶恐終老蜀中與汝留滯江東其情正同也○上元二年江東有劉展之亂朝廷遣鄧景山并勅李岷圖之李岷關北固為戰場揮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州多張火鼓自上流襲岷岷軍潰展陷潤州轉攻金陵江東多故如此宜公於韓之行一日何處訪一日未同歸也峽逢水退則水勢就靜各灘高下鳴咽曲折每轉一灘有一灘之聲故曰灘聲轉

石鏡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寞憐香骨提攜近玉顏四句石鏡眾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四句感歎

昔有蜀王名開明者痛妃之死曾將石鏡送葬空山誠念既葬後從此冥寞香骨堪憐留此提攜玉顏還照也當妃在時寵冠後宮眾妃無色為之竊歎自送死眾妃休歎矣當妃在時同輦侍君千騎簇擁從者如雲自送死千騎寂寞矣一輪石鏡萬古常存月宇茫茫蜀妃安在哉○李白作上皇西巡歌有石鏡更名天上月後宮親得照蛾眉句似為上皇思念妃子豈公此章亦托意與

寄楊五桂州譚

公自注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四句桂州

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二句楊五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

二句因段子之任寄詩

五嶺炎荒無宜人者宜人有桂林郡耳五嶺無梅桂林獨有無瘴氣故有雪也宜人一我聞此而相憶可寬君為邦而

善凱自江南寄梅一枝諸長安此地梅花固為僅有此桂林有梅之証范成大曰靈州興安間有嚴關雪至嚴關輒止大盛則度關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此桂林有雪之証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行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四句村夜

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四句村夜

感所

當此村夜風色暮矣行人絕矣所入耳者惟春聲所望見者惟鄰火我旅人無食鄰光難借何以遣此彼胡羯至今亦可已矣何其尚多難此漁樵生涯豈我事也
以寄我生吾棲遲村夜為此故也然豈無中原中原豈無兄弟我兄弟三人飄零已久况今萬里存亡難必嗚呼中原可不歸中原有兄弟何可以不歸萬里含情淒

其欲絕矣。○是年秋。史賊充斥。南蠻不靖。党項跳梁。故曰。還多難。

杜詩圖卷十一 終

